

1915 年

1 卷

第 **5** 期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白 山 學 報

湖南船山學社印行

毋忘國恥

第五期

船山學社徵文條例

一本社爲研究學術集思廣益起見按期徵文其目如左

一 船山語類敘例

二 論現在教育之缺點及改良之法

三 提倡國貨條議

四 續修各省通志議

五 史學叢書敘目

六 釋史拾遺

七 經籍叢書拾遺

二海內通正有以右開各題文彙見惠者除擇尤登入學報外並贈以學報一分及四元以上十元以下之酬勞金

三酬勞金及贈報於惠彙登報後送達之但惠彙者須開明住所

四本社編輯事忙惠彙無論已登未登概不送還以省手續惟數期之後必將篇目及撰人姓名列單報告一次以答海內通正殷勤見惠之心

船山學報第五期目錄

圖畫

船山先生唱隨遺像

石船山圖

船山子王子墓廬

師說

四書授義

尚書引義

廣師

人倫道德講義

講演

第十八期

第十九期

船山

船山

劉人熙

廖名綰

劉人熙

劉人熙

彭政樞

第二十期

通論

原盜篇中

劉人熙

原盜篇下

專論

律音彙考四

邱之桂

律音彙考五

邱之桂

原史流別丙

曹佐熙

文苑

船山先生生日釋菜詩序

袁緒欽

船山先生生日釋菜詩

劉瑞沖

谷巨山

傅紹巖

吳嘉瑞

說苑

傳史 船山遺棄未刊之一

補晉書藝文志

殺庵雜記一

附編 記衡陽劉氏所藏王船山先生遺棄

附編

國語 日自民國四年一月一日止

鄭戒 自民國四年一月十九日止

陳鼎忠

劉善澤

陳毓華

彭政樞

黃燾

曹佐熙

船山

文廷式

曹佐熙

曹明毅

曹明毅

U! 56

25.10

船山學報 第一卷 第五期 目錄



臺南先生唱隨遠

照已那歲晚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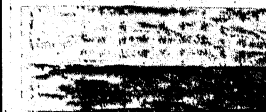
寄

航以學江與志

仰止 黎白陳社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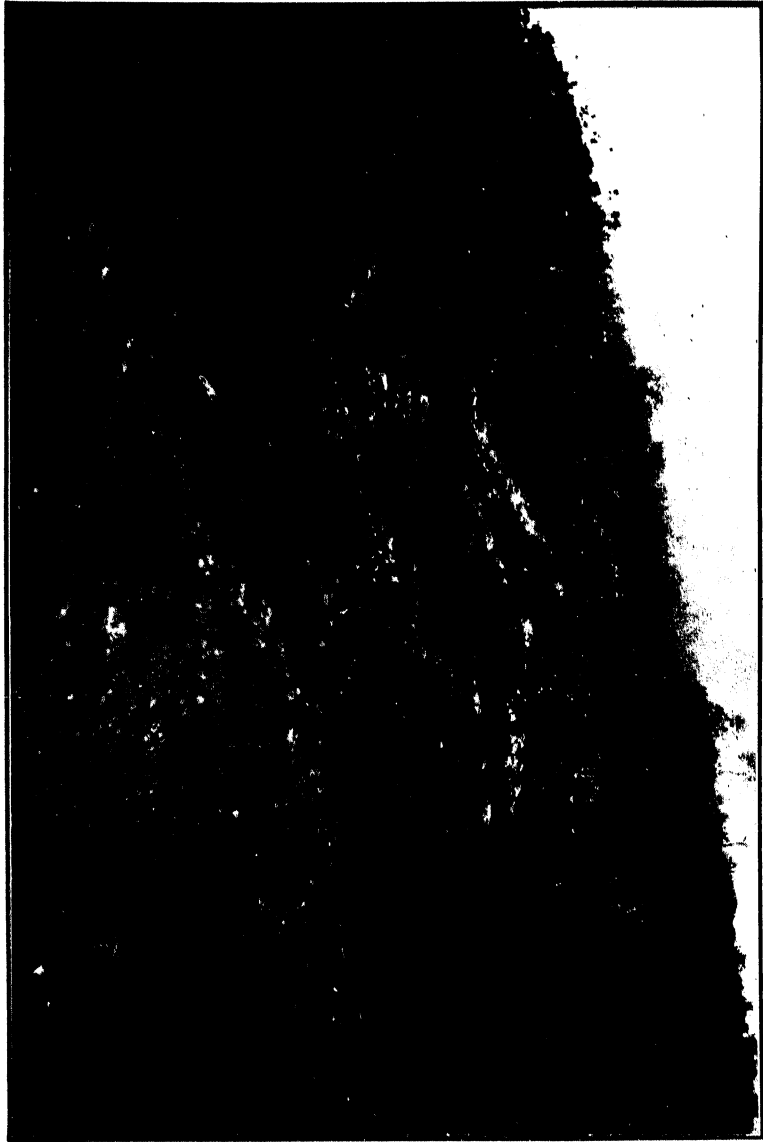
精 品 賞 鑒 公 鑒



南山先生夫人翁道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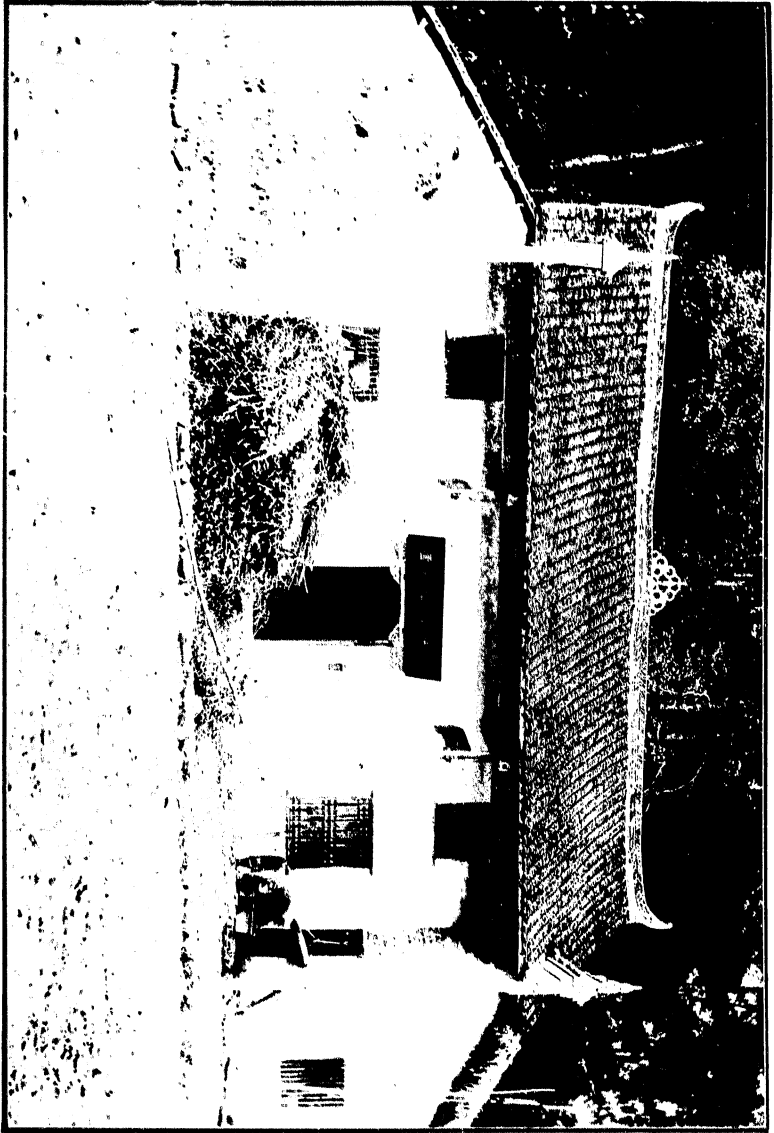


明道先生翁道像



石 船 山 圖

盧 墓 子 王 子



師說

本報月刊一册按期出版全年定價四元郵費三角六分半年定價二元郵費一角八分如荷訂閱全年或半年請查照下列預約單填明并現款至本社總分發行所訂閱當照單按期寄送不誤惟祈
鑒察
湖南船山學社啓

預約單

姓名 號
 地址 湖南船山學社定閱
 船山學社 冊自第 年第 號起至第 號止
 計共洋銀 元 角 分並郵費 元 角 分
 照奉請即收入將收據寄下以後按期照寄爲要
 年 月 日

當于事理而不可行也。

伐柯節言卽人之道以爲人之道。言治人以教言。故曰改而止。猶以爲遠。譬以此人之道治彼人。則猶遠乎其人之情理。以人治人者。民則可由不可知。士則可使知之。中人以上。然後可以語上。人各因其人之材質也。

忠恕節言卽己之道以爲人之道。以政言。故曰施。違道不遠者。忠恕所以行道者也。非卽道也。小註因一貫章。生出許多枝葉。不知彼言忠恕而已矣。曰吾道曰夫子之道。道字乃爲學之方。非言道之本體。故盡之于忠恕。與此所指不同。

講章有以忠恕貫一章者。不通。前節乃言治人之道。既不是施。以人治人。亦以見不以己治人。若推己所欲爲。而使人爲之。則不使人人皆堯舜不止。豈但改而止乎。所治者在己下之人也。施則兼在己下與己等之人。故朋友亦可言施。但在己下者。分數多耳。若下節君父兄。其敢言施乎。事君事父。致身竭力。無所不至。豈但不願勿施。卽如飯蔬食飲水。在己樂之。非不願也。而可施之于養父乎。推己卽是忠孝不至。故知其說不通。

於其行庸德也。不敢不勉。而必顧其言。其謹庸言也。有餘不敢盡。而必顧其行。一句分作三說。說前二句虛引起下。中二句是下工夫語。後二句是勉與不敢盡之心。謹言不敢盡。而必顧行。非是己未盡能。便不責人。乃于言時操一反求躬行之心。自不敢高

談無實要之只重行邊。有餘是所知所見爲可極論而不窮者。君子胡不慥慥爾。言君子之盡其道如此。則何所而不篤。而我之未能一乎。非但贊美君子。慥慥爾猶言慥慥然。與僕僕爾爾字同。

第十四章

素其位而行。見凡所處之位。皆有當行之道。道之費也。不願乎其外。以不願爲盡道。君亦亦是言君子之道。自得得其所宜行者於己。正己是不願外之道。

第十五章

此節以行而不得言。又進一意。言雖或失事理之宜。亦唯卽己而求之。不尤人也。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非用功于此收效于彼之說。尤非教人行遠當自邇。登高當自卑。不可驟等。若作此反挑。不特無其事。且不成語。此譬君子之道。積漸而成。步步卑邇。卽步步高遠。運勢之必然者也。宜室家。樂妻子。順父母。日日如此。事事如此。人人如此。使一家和氣翔洽。成大順之休于不覺。孝友雍睦于中。不可一事乖戾。如行遠登高之半途而躓。如此說方是。

第十六章

道不遠人。以下八章。俱言君子之道。費而此章贊鬼神之德者。以鬼神之德本如此。而君子之窮神知化。以與鬼神同吉凶。及修祀典。盡仁孝。以與鬼神相陟降。則皆其道之所察也。

註言性情功效。氣中所有之理是性。其化育萬物以與人相感通者是情。其推行往來以成物者是功。其昭著于上下而吉凶類應者是效。

觀之弗見。以下三節皆以德言。非以鬼神之體撰言。體物不遺。是以其性情功效。弗見弗聞。卽指此體物不遺之德。

齊明節。以鬼神之感人於祭祀者言之。須知無二鬼神。總是二氣之往來。以與人相接者。洋洋如在其體物不遺之一端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無處不流動。充滿其盛也。

引詩節。以鬼神之鑒觀於人行其吉凶者言之。不可度。無時不臨其盛也。亦體物不遺之一端。二節皆于君子有事鬼神之道上。說鬼神之德。

敬之顯。言道體之所存卽所發。誠之不可揜。言實有其德。則必見之功用而極其盛。

如此夫。與逝者如斯夫。語意同。固是推開說道。而鬼神卽道體。非以借喻。在鬼神上指出示人耳。鬼神之德如此。道之不可以形聲求。而無時無處不昭著如此。人之有事鬼神。不待見聞。而必齊明盛服以承之。時與昭格而不可射如此。君子之存養省察於不睹不聞。隱微獨

知以立大本。行達道。成中和之大用如此。皆一理也。

此誠字初見于篇。卽哀公問政章誠字。鬼神實有此極盛之德。是天道之誠。人之實不射以事鬼神。是人道之誠。道之實有而不可須臾離。必見必顯者。天道如此。君子之實存養于不睹不聞。省察隱微者。人道如此。總之中庸誠字。對虛字不對僞字。天道固無僞。不僞。君子之誠身亦不但不僞而已。此處切要分明。

第十七章

此章止以大孝爲本。大孝自以怨慕齋栗順親。允若言。德爲聖人以下。皆孝道之所致。時文以德爲聖人。下五句爲大孝。云爲聖人之父。天子之父。與下相反者。謬然以德爲聖人。句應總得其名。作效說。于理既非。且下言憲憲令德。非言孝。而又牽說武王盡孝。亦是葛藤。須知總有三層。大孝是一層。德是一層。尊富饗保是一層。大孝則孝德大而和順積中。聖德以之。憲憲。憲憲著于天下。乃以格天而受命。前故大德。須云以大孝爲聖人。故必得祿位名壽。雙重順說。故大德。但自德爲聖人。人民皆宜上說。名者天下之士悅之。元德升聞之謂。

此下三章。言君子之道。至于格天受命。制禮作樂。合幽明于一理。成帝王之大業。皆備。所以爲費之大。而其所以然者則隱也。

第十八章

此章歷叙周家世德之盛。以見道之費。憂者思慮不寧之謂。如武王之勿貳爾心。周公之坐以待旦。皆所謂憂也。文王承世德之積累。可以無憂。而上承父作。下啟子述。則道亦在焉。非文王之德。則亦無以紹先業而起後功也。

武王之格天受命。名位兩得。道之盛也。周公之成德制禮。仁及天下。道之盛也。

第十九章

繼志是前人所有志而未爲。述事是前人所已行之事而推行之。修其祖廟二節。文王以前已行之禮。但未詳備耳。善述則禮無不洽矣。

此二節。近有一節時享一節。祫祭之說。直是不通。祖廟宗廟。錯舉成文。原無分別。後以禘嘗俱爲宗廟之禮。未嘗以宗廟專屬禘祫也。言春秋亦兼冬夏在內。時祭有祫嘗禘。序昭穆。雖時享宗人亦與祭。以儀禮饋食推之。可見七世中自序昭穆。不但祫祭序之也。二節一言敬尊。一言愛親。自有明文。時享祫祭皆然。陋說不可從。

下爲上禮。所謂賸爵也。將行酬。則使二子弟取爵自飲。而後別實爵致尊者之前。使行酬也。

酬者自飲以勸人。

燕毛非不序昭穆。燕必有賓。使年老者爲賓。專此燕耳。

上二節是制爲定禮。此節乃奉而行之。踐其位。自主君以致助祭者。皆有定位。踐字有不敢。破倚意。

孝之至也。已結上文夫孝者意。此節又推言之。而及于郊社及禘。無非見禮之明備。以明道之費。故又推其義于治國。以見禮之用如此其大。

治國如示掌。註云與論語同。其義甚深。乃幽明一理。仁至義盡。無不合符之意。當于論語細求之時。解專說易侯而王。誠說也。

第二十章

此章認以文武之政作法祖說。逐句以文武插入。直至誠者天之道也下。方別講學去。首尾不接。其病在開門見山之說。令人迷惑。不知文武之政二句。是撇開不論之意。蓋謂若論文武之政。則布在方策。有現成條目。公可勿問。我亦可以不言。但須知何以文武存而舉。文武亡而息。雖有方策。人不能行。則唯不知敏之者在人之道。而不在政。若政則一舉卽行。猶蒲盧之爲生。何難之有。此下便極言人道。不言政矣。此人道二字。自仁義禮推之。知仁勇。又推之好學力行知恥。而總之以一。一者誠也。此人道。卽後誠之者人之道也。首尾原是一意。先

虛言人道而步步詳求其實。只在擇善固執己千己百。皆人之爲。所以爲道而敏政者在此。只如此看方明。

人道敏政。言人道功用之大。而爲所當修。夫政也者。二句。言政之易敏。自相承以下句。找上句。有云。而况文武之政。尤其易敏者。不通。

修身以道之道。人道也。修道以仁。帶義禮在內。專言仁者。仁統四端。是中庸文法如此。

開端以仁義禮爲人道。乃人五達道中所固有之理。親親該父子。夫婦昆弟。尊賢該君臣朋友。禮則行於五倫者。仁義禮是人性中所有之理。知仁勇是性中所具之良能。知仁勇所以行仁義禮者也。○仁者人也。言天地生人。而人所以酬酢乎人。以與俱生之理。由有此仁。故仁民愛物。而以親親爲大。義者宜也。言事物之則。而爲心之所安者。由有此義。故處事接物之皆宜。而以尊賢爲大。禮所生也。言人自有此不可紊之等級。而等殺自此而生也。○仁義禮之仁。乃愛之理。知仁勇之仁。乃心之德。以無欲而敦篤於守言者。非時文於知仁勇及力行近乎仁。云臣前言修道以仁。謬甚。

故君子一節。言人道本自如上文所云。故君子必修此以盡人道而敏政。其相承之序。是中庸文字如此。實則言皆不可以不也。只依註爲正。若句句相承。乃作時文求巴鼻。拙者任爲之可耳。此只論理之當然。修身事親知人知天之工夫。則在知仁勇。在好學力行知恥。故下

文云知斯三者云云。切不可於此下工夫語。○事親即是親親。不專指父母。天下以人言。天下之達德。言人人固有之良能。仁義禮是天所以立人之道。知仁勇是人受才于天而可以修道之人道。

所以行之者一。知仁勇行於五達道也。誠仁誠知誠勇。知仁勇乃行。虛喝一也要歸誠上。此一章之脈絡。

此節只發明三者為天下之達德。見生安學利困勉。皆可知可行。由人人有此達德。但爭敏鈍耳。○此以明知仁勇之為達德。知屬知。行屬仁。不言勇者。勇非他。即勇于知行也。後言學問思辨。是知工夫。篤行是行工夫。五者弗能弗措。已百已千。是勇工夫。亦以勇雙承知行。二一也。與上一也。文偶同。不可混作一樣解。

此只發明三者之為達德。註以生安屬知。學利屬仁。困勉屬勇。未免葛藤。且與夫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相連。

三近字乃由此而至之謂。與違道不遠同。知仁勇是性中之德。此乃復性之功。○知所以修身治人。即好學力行知恥修之治之。此是人道下手工夫。博學之以下。皆言所以之實。此下三節是博言政之所舉。倒在所以行之者一上。文雖詳而皆非着實語。見得那一件不要誠知誠仁誠勇做得。要之皆遞下語。不要着煞講。言當行此九經之事。以收九經之效。有

哉。嗚呼。道不虛行。存乎其人。尚口乃窮。於已取之而已。告釋之所知。予既已知之矣。為陸王之學者。亦其反求而勿徒以言與。

大禹謨二

子曰。為仁。絲已。志於為仁者。必絲已也。迨乎仁之熟而聖焉。尤惻惻乎。其惟恐不絲已也。

近日學子。盛稱自由。為仁由已。乃真自由也。非自肆者所藉口。

故舜之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非詢者我未詢也。自獻謀也。聖功之純。帝道之盛。惻惻乎。唯此之恐。嗚呼。可不慎哉。所謂已者。則視聽言動是已。是四者均已。所以保固其仁之體。發揮其仁之用者也。雖然有辨。言動者已之加人者也。而緣視聽以為之則。無有未嘗見之。未嘗聞之。而以言以動者也。習於所聞。驗以所見。而信以心之所然。則其言固有物。行固有恆。仁者之於此。裕如矣。言惟已言也。動惟已動也。操之也約。持之也有據。則精焉一焉。而天理無有不得者矣。惟視與聽。已與物相緣者也。則方絲已。而人爭熒之。欲絲已。而人之先入者。靈之。是為仁者所尤難者也。故孟子於已之中。慎所擇焉。小耳目而大心。物人物而抑物耳目。耳目而亦物矣。交而引而蔽。耳目具於身中。而判然與心而相背。則任耳目者。皆絲人者也。絲已者。所不以為已也。雖然。尤有辨。耳目均吾身。擴而外之。謂之物。而不任為已者。惟其受物之交爾。乃目之交也。已欲交而後交。則已固有權矣。有物於此。過乎吾前。而或見焉。

或不見焉。其不見者。非物不來也。己不往也。遙而望之。得其象。進而囑之。得其質。凝而睇之。然後得其真。密而際之。然後得其情。勞吾往者不一。皆心先注於目。而後目往交於彼。不然。則錦綺之炫煌。施嬌之冶麗。亦物自物而已。己未嘗不待吾審而遽入吾中者也。故視者。絲已。絲人之相半者也。而惟聽爲不然。目之體實。實則可覽而不可茹。耳之體虛。虛則無可鑒而無不可茹也。故盡人之身。五官百骸。皆與天下相感應。亦各有自體。以辨治乎天下。惟耳則自體不立。一任聲響之疾入而徹於心。是耳者。天下之牖戶。質雖在己。而用全在物。絲之者。絲人而已矣。奚絲已哉。辟然未有覺也。茫然未有主也。寔然惟物之入而莫禁也。枵然恃聲之入以爲實也。其聽命於心也。似有重閫而不易審。其受命於人也。好言莠言。雜沓駢聞。以至而皆不能拒。故君子不以爲己。而斥以爲兩間之一物。誠兢兢乎其懼之也。擇之精。執之一者。心自爲政。而耳無權。欲與擇。欲與執。俟之既聽之餘。而方聽無可施功。然而其感物也速矣。其容物也奢矣。其應物也逸矣。於是浮屠氏爲斷身見除我相之邪說。亟推其圖。嗚呼。天下之物。殊其狀。人之爲言。異其說。美者自美。惡者自惡。貞者自貞。邪者自邪。誠者自誠。妄者自妄。安者自安。危者自危。有稽可稽。有詢可詢。目施其明。了然粲然。黑白不相互。小大不相假。有無不相襲。無不灼然其易辨也。而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奚從入以攪我心。費耳而已矣。初受之也。但無擇也。無能擇矣。己而遂以巧而婉者爲精。而自謂擇也。其初受

也。猶不執也。然無可執矣。已而遂以其辨而堅者爲一。而遂執之也。故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喋喋日進於前。將有不期聽而聽。不期庸而庸者。受其惑而爲盛德之玷。雖舜禹亦惡容不長之如蠶蠹防之如寇讎也哉。視奚眩邪。疑以所聞。而玄黃無定色矣。言奚狂邪。雜以所聞。而可否無定論矣。動奚妄邪。搖於所聞。而作輟無固心矣。故舜之聰達矣。取善無遺矣。與善不吝矣。而歷乎昌言靜言之變。迨髦期而猶懲之曰。吾甚畏乎言與謀之迭進而亟聽以庸也。將有絲人而不絲已者矣。子語顏淵以爲邦。治已定。禮已明。樂已備。岌岌乎鄭聲佞人之必戎。亦此意也。故爲仁者克治之功。莫先於聽。懼其圓之利。方通之無能別之。規圓者必滯。求通者必鑿。有甚信者必有甚疑。有甚察者必有甚忽。盛德之終戒。猶在是。志於仁者可不慎其始哉。不慎則亡國敗家。陷於大惡而不知。非但築室之無成已也。

孟子之學。先立乎其大者。則不由己者皆由己也。船山之言。引而未發。使學者自得之。

舉兩謨

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是故正九黎之罪。以絕地天之通。慎所聽也。後儒之駁者。援天以治人。而藐天之明威。以亂民之聰明。亦異乎帝王之大法矣。夫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率其自然。合於陰陽之軌。撫於五辰之治。則固天也。雖然。天已授之人矣。則陰陽不任爲法。而五行不任爲師也。何以明其然也。天之化裁。人終古而不測其妙。人之裁成。天終古而

不代其工。天降之衷。人修之道。在天有陰陽。在人有人仁義。在天有五辰。在人有五官。形異質離。不可強而合焉。所謂肖子者。安能父步亦步。父趨亦趨哉。父與子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志。天與人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道也。天之總明則無極矣。天之明威則無常矣。從其無極而步趨之。是夸父之逐日。徒勞而速敝也。從其無常而步趨之。是刻駘之求劍。惜不知其已移也。

推測之學。窮大失居。邇日哲學家之蔽也。販運之學。削足適履。邇日政學家之蔽也。夸父追日。刻舟求劍。豈有幸哉。

今夫日沒月晦。天之行度不愔。人則必以且晝爲明矣。跖壽顏夭。天之彰瘴不妄。人則必以刑賞爲威矣。犬馬夜視。鶴鷓晝闇。龍聽以角。蠃語以須。聰明無方。感者異而受者殊矣。人死於水。魚死於陸。巴菽洞下而肥鼠。金屑割腸而飽獺。西極之鳥。樂於刮脂。魯門之禽。悲於奏樂。歎者異而利者殊矣。故人之所知。人之天也。物之所知。物之天也。若夫天之爲天者。肆應無極。隨時無常。人以爲人之天。物以爲物之天。統人物之合以敦化。各正性命而不可齊也。無此言之。賢智有賢智之天。愚不肖有愚不肖之天。惡得以賢智之天。強愚不肖以天也。彼均乎人之天者。通賢智愚不肖而一。聖人重用夫愚不肖。不獨爲賢智之天者。愚不肖限於不可使知。聖人固不自矜其賢智矣。是故春溫夏暑。秋涼冬寒。晝作夜息。賞榮刑辱。父親

君尊衆著而共絲者。均乎人之天也。賢智之不易盡。愚不肖之必欲喻者也。教以之興。政以之立矣。八卦四象之秩敘。大極兩儀之渾合。分至氣朔之推移。盈虛朏朧之消長。二氣之窮變而通久。五辰之順逆而衰王。智者測之。愚所不察。賢者謹之。不肖所弗憂。故作歷以授時。占星以興事。藏冰以調淒陰。內火以消亢陽。引伸其聰明以麗民事。奉若其明威以正民志。而興教立政。自盡人之顯道。終不規規以求肖焉。非然且假於天以炫其聰明。而尸其明威。智測力持。取必不可知之象數。以穿鑿易其方圓。使絡粵質其裘葛也。奚可哉。故聖人所用之天。民之天也。不專於己之天。以統同也。不濫於物之天。以別嫌也。不僭於天之天。以安土也。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民之典也。若夫天則昆弟亦異形。秦越亦同類矣。擊拳爲敬。箕踞爲傲。民之禮也。若於天則寒慄非教以恭。暑析非導以嫚矣。五服昭采。民之所欲。而以命也。若於天則采雲不偏覆堯都。黃霧不獨冒跖里矣。五刑傷肌。民之所畏。而以討也。若於天。則瞞瞞者非以其盜。不男者非以其淫矣。是故春夏溫。秋冬肅。民以爲發歛。非款凍靡草之發歛。冬至昏壁。夏至昏亢。民以爲晨夕。非極東極西之晨夕。乃欲舍赫赫明明昭垂於民者。而用其測度比擬之術智。不亦陋乎。陋以事天。天之所不佑矣。是故呂不韋之月令。劉子政父子之五行傳。其殆於九黎之通地天者與。不若於民。舉天以彈壓之。臆測乎天。誣民以模倣之。月令五行傳之天。非民之天也。非民之天。則固非臯陶代工武王勿貳之天矣。春秋

之記災異。示人以畏天也。呂劉之言象數。矯天以制人也。父喜而喜。父怒而怒。孝子之事也。父步亦步。父趨亦趨。趙括之以敗國亡家也。况乎呂劉之步趨。一邯鄲之躡屣。非采齊肆夏之節度也乎。春秋謹天人之際。洪範敘協居之倫。皆聰明自民。明威自民之謂也。溱溱乎以窮其所極。斤斤乎以執之爲常。天固未嘗欲人之如此也。人且不知天之又何似也。而已之意見號之曰天。以期人之尊信。求天之佑也。難矣哉。

降天神。出地祇。享人鬼。皆聖人本仁孝之精。以制典禮。與各宗教之迷信判若天淵。是又不可不知也。

益稷

性命之貞。未易合也。天下之蹟。未易治也。抑惟其所以用心者而已矣。性命之理。顯於事。理外無事也。天下之務。因乎物。物有其理矣。循理而因應乎事物。則內聖外王之道盡。苟循乎理。以無心應之而已足。天下之言道。有出乎此者。而實非然也。理則事與物矣。循其序。定其志。遠其危疑。非見聞步趨之可順乎天則也。循乎理者心也。故曰惟其所以用心者而已。古之聖人治心之法。不倚於一事。而爲萬事之樞。不遂於一物。而爲萬物之宰。虛擬一大共之樞機。而詳其委曲之妙用。曰安汝止。惟幾惟康。何安乎。何幾乎。事無定名。物無定象。遷無定在。而其張弛開合於一心者如是也。則百王之指歸。千聖之權衡也。心之用。慮其不

一也。一之用又忠其執也。執以一不如其非一矣。用一而執之不如其非用矣。流俗之迷而忘返。異端之誠而賊道。無他。順心之所便。專之而據爲一也。弱而固者曰。吾以圖安也。慧而儂者曰。吾以審幾也。傲而妄者曰。吾以從康也。夫心之靈足以盡性而應天下者。豈其然哉。博取之天地之數。萬物之情。逆順之勢。是非之準。治亂吉凶之繇。求其協於大中者。抑豈其然哉。且夫於止而安。亦必有當所止者也。往而審幾。亦必有見於幾也。據所當以爲止。豈其幾之或息乎。弱而固者曰。吾安吾止而遑恤焉。惟其然而固不安也。天下未有滯於一隅之當。而可使心之無震動者也。有見於幾。而數迎其幾。豈遂不可康也乎。慧而儂者曰。利用吾幾。以應天下之幾。固無礙於康也。惟其然而固不能康也。天下未有以變宅心。而可應天下之變者也。夫心之所以不知所止而危殆者。無他。意欲亂之耳。安止者。奉道以爲棲泊。而意不流於僻。欲不得而間焉。而猶懼其堅以自信者。失此心察微盡變之大用也。夫心者。得天圓運不息之靈。以爲流行之體。而困於自信之區。守其可以安乎。惟夫至靜之中。意不妄。欲不妄。而於理則經之緯之。曲折以迎其方生之緒。故端凝以處。而聰明內照。固無須臾之滯矣。故亟告安止者。以惟幾。所以盡心之生理也。乃既研心以盡虛。而無或怙所安。以自困。又懼其心之疲役而數遷也。乃其所以不康者。心之爲靈也。善動如止水之微撼。而波不息也。則惟見智之足恃。巧之足樂。任其所往。愈入而愈曲。則機智興焉。而理不足以爲之吟域。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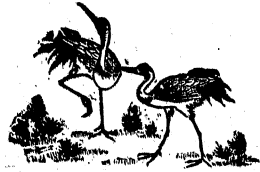
夫善審幾者以心察幾而不以幾生其心。故極心之用。可以大至無垠。小至無間。式於不聞。入於不諫。而其爲幾也。盡心之用。不盡物以役心也。故辟蠶如聞。寂光如燭。而不爲智引。不爲巧遷。夫然而大明終始者。六位各奠其居矣。至此而後心之爲用也。無不盡矣。無不盡者。不盡於所盡。而方靜方動。方動方靜。以一念函三變。以不相悖害也。無不盡。而性命之貞盡矣。於是而天下之蹟。於此焉應之。無不順以正矣。何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陰陽之有成象。萬物之有成形。是非之有成理。吉凶之有成數。皆止而不遷者也。動之必靜者也。雖欲不安而不能。而紛擾膠葛。以利害動其心者。恆罔於其一定之軌則。而憧憧於往來。

一定之軌則。西士格物所定公例。庶幾近之。水流溼。火就燥。未能或之違也。

乘大正者。以御陰陽。以裁萬物。以斷是非。以貞吉凶。非自安而忘物也。本無不安。靜以應靜。而安如其安也。然而天下則已幾矣。一靜之必一動者。然也。陰陽之變無眵也。洩於極盛之中。而後著於已衰之後。萬物之用無常也。成其各正之性。而自有其相感之情。是非之際甚微也。君子有不可恃之仁。而小人亦有未忘之彜。吉凶之至不測也。成乎吉者。置其已得。而抑其未來。貞於凶者。小信且窮。而微權當審。故方其靜。見爲靜。而靜者固然矣。乃即其動。而靜者初未離也。無不可安者。惟其幾也。故曰知幾其神乎。介於石也。然而陰陽之變。皆可承也。萬物之用。皆可任也。是非之數。移無往而不有是也。吉凶之遞進。無處而不可吉也。一動

一靜而天下之理畢也。則知幾者知之而已矣。善之而已矣。窮神知化。通志達情。而心恆持其衡。又豈有不康者乎。嗚呼。至於康而耳且順矣。從欲而可不踰矩矣。帝之道。聖之功。至此而極矣。子曰。爲之難。難此者也。一念以安止。卽一念以惟幾。而又必其康也。心有兩端之用。而必合於一致。天下有三彙之情形。而各適如其分以應之。聖人之用心。至於義精仁熟。而審用其張弛開合之權。以應天地動靜之幾。無須臾而不操之。以盡其用。蓋用心者。聖人以之終身。以之終食。而不曰理已現。前吾循之。而無不得也。此大禹之心傳。爲千聖之統宗。至矣哉。

指點聖功。事理雙顯。非苟揚諸子所可同日語也。



廣
師

此單特由本社印贈祇限於學校之用如以此單填寄訂閱一律照定價八折全年計三元二角半年計一元七角郵費照加定閱者必於下列特約單蓋印學校圖記寄交長沙本社收受方可有效如無學校圖記須照上列預約單收價凡本社各發行所亦不得收受此單并此布告即祈
鑒察

湖南船山學社啟

特約單

姓 名	號	住 省 縣
船山學報	冊自第	地方今向湖南船山學社特約定閱
計共洋銀	元 角 分	第 號起至第 號止
照奉請即收入將收據寄下以後按期照寄為要	元 角 分	
年 月 日		此處蓋學校圖記

人倫道德講義

船山學報廣師之一

劉人熙

第七章 中國人倫道德之源泉

運天下者神也。

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以妙用言謂之神。此存乎天者也。聖人盡人以合天。故至誠如神。以在人天之言也。

化天下者教也。平天下者政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我無遠古之耳目。不能定其說之是非也。

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溯天地開闢以至復還混沌。此以數推測之。知非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故程子知其爲加倍之法。而終不願盡其術也。

三皇遊矣。十口相傳。

天地人三皇。均一萬八千歲。亦想像之辭爾。與搏土爲人。蘆灰止水。但可供豆棚瓜架之閒談。學士不宜語此。

循蜚疏佗之紀七十二君之封禪。其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所可知者。由草昧以進文明。遞推遞衍。以至今日。此則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有男女則有夫婦。有部落則有郡縣。有

君長則有政策而政策之文野必本於教教之精粗必本於神聖人御世生服其教死畏其神豈虛語哉政策隨時而變教則日月常新孟子論舜與文王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去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豈徒中國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特地球未通則九州之外存而不論文獻不足則三墳之文缺而不補世所傳三墳皆偽書蓋其慎也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刪書斷自二典繫易遠溯包犧則中國學術之源泉其必自包犧氏始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易則在雅言之外今溯學術於包犧得毋躐等乎不知有不嫌於躐等者其旨有四

一則溯道德之源泉不可數典而忘祖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比物此志也

二則天道難知而易則本隱以之顯莊子云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其義益彰抉陰陽造化之微妙皆顯之人事所謂易之為書也不可遠是也

三則京房焦贛之傳易皆濫於術數爻辰卦氣之說至王弼而始廓清又濫於佛老之旨故存經者漢儒之功而亡經者亦漢儒之罪天運維新斬荆榛而履康衢以破學子之迷信開二十世紀世界之文明學說須統一全球而後大昌則家之私習故不妨取西人紀諸生得無慮乎

四則承學之士皆宜學事師已久。正發名成業之年。尤不當局於近小。而謂盛德大業。非吾所有事也。

天地之心付於人。菁華之氣鬱而必發。帝出乎震。三震東方也。以六子論則東方故文明之發生莫先於中國。

地球繞日而行。雖無所往而不為中。然東西南北之位則一定而不移。太陽生於東。東方之先開。文明乃天地自然之運。幸生先知先覺之國。不能發舒固有之文明。光大神州之事業。是謂我非夫也。

次第及於荒裔。

歐洲之羅馬即漢志之大秦。稱其政教風俗與中國略同。當希臘異說喧呶之日。有蘇格臘底者。獨據己見。以死狗道。稱為西方之孔子。羅馬教皇之橫也。挾其區區無根之神學。專制殘酷。愚其民而利用之。其權力足以左右歐洲之帝王。有馬丁路得者。數其十罪。以死犯虎狼之吻。改良宗教。而歐洲乃放一線之曙光。至是專制之正體。漸變以趨於立憲。至於哲學興而宗教衰。十九世紀末之法蘭西議院。議決政教分離。收教會財產。限制男女教士。不得充各學堂教習。此亦文明進步之徵也。

而其進步之因。起於學說。故學說之昌明。灌溉人心。則足以左右世界。晉楚失其富。王公失

其貴。資育。失其勇。蘇張。失其辨。明正學。以正人心。尤中國救焚拯溺之要圖。而吾黨共負之責任也。請舉古義揆之人心之同然。推之時事之有徵者。與吾黨共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包犧一作伏犧。謂能馴野獸爲家畜也。殆六畜孳息時乎。一作庖犧。謂庖廚烹調。殆衛生發達飲食進化時乎。因其事實以爲有天下之號。猶有巢氏之架木爲巢。燧人氏之鑽木取火也。

仰則觀象於天。

日月星辰凡成象者皆是。

俯則觀法於地。

山川水火凡成形者皆是。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鴻羽爲儀。射雉亡矢。大人虎變。君子豹變。鳥獸之文也。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宜稻宜黍。宜畜牧地之宜也。

近取諸身。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遠取諸物。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通神明之德。知天也。類萬物之情。知人也。易經四聖而大明。而包犧氏爲其初祖。其功配天。

易之精蘊。船山內傳詳矣。科學紛墮。駒隙奔馳。三絕韋編。沒身而已。外傳類情指事。嘗鼎一臠。未爲不知味也。歸而求之。有餘師矣。粗陳端緒。既竭吾才。光緒乙未。從事桑乾之役。客於潞河。丙申。留別王氏。瞻園。曾有詩云。學易今頭白。義爻略問津。向來諸弟子。似已薄桓文。請諸君下一轉語。薄桓文。與問津。義爻何以息息相關。此非言語道斷事也。

船山王子曰。以下不重此夫易天人之合用也。天成乎天地。成乎地。人成乎人。不相易者也。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人之所以人。不相離者也。易之則无體。

此語最玄微。今爲顯之。易者變易之謂。天地人號三才。各有其體。不能變易。亦斷無變易之事。天地無心而成化。固不待言。此言易之則無體。爲人之妄想言也。丹家之白日飛昇。耶教之末日審判。皆欲以人而變易乎天者也。爲妄而已矣。離之則无用。

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萬物皆備於我矣。惟有我而後備萬物也。所難者反身而誠耳。

用此以爲體。體此以爲用。所以然者。徹乎天地與人。惟此而已矣。故易顯其用焉。夫天地之大用。二知能是也。而成乎體。則德業相因而一。知者天事也。能者地事也。知能者人事也。今夫天知之所開。而天不可以知名也。今夫地能之所已著。而不見其所以能也。清虛者无思。一大者无慮。自有其理。非他知者也。而惡得以知名之塊然者。已實而不可變。委然者已靜。而不可興。出於地上者。功歸於天。无從而見其能爲也。雖然。此則天成乎天。地成乎地。人既離之以有生。而成乎人。則不相爲用者矣。此之謂不易也。乃天則有其德。地則有其業。是之謂乾坤。知能者。乾坤之所效也。夫知之所廢者多矣。而莫大乎其忘之。忘之者。中有閒也。萬變之理。相類續而後成乎其章。於其始統其終。於其終如其始。非天下之至健者。其孰能彌互以通理而不忘。故以知知者。惟其健健者。知之實也。能之所窮。不窮於其不專。而莫窮於窒中而執一。執一而窒其中。一事之變而不能成。而奚况其蹟。至善之極。隨事隨物而分其用。虛其中。析其理。理之所至而咸至之。非天下之至順者。其孰能盡靈臺之施而不執乎。一故以知能者。惟其順順者。能之實也。夫太極○之生元氣之陰陽者元氣。直而展之。極乎數之盛而爲九。則九者數之極。因坤之二而一。盈其中爲三。統九三而一貫之。其象奇。一始末相

類條貫相續。貞常而不屈。是可徹萬理而一致矣。而三位純焉。因而重之。六位純焉。斯以爲天下之至健者也。元氣以歛而成形。形則有所不逮矣。於地天體小均而置之。三分九而虛其一。爲六。三分三而虛其一。爲二。其象偶。一天之所至。效法必至。寧中不足而外必及。中不足者。以受天之化也。虛其中以受益。勉其所至以盡功。是可悉物理而因之。而三位純焉。因而重之。六位純焉。斯以爲天下之至順者也。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无思。无慮。而思慮之所自。激塊然委然而不逆。以資物之生。則不可以知名而固爲知。不見其能而能著矣。而夫人者。合知能而載之一心也。故曰天人之合。用人合天地之用也。夫彌互初終而持之一貫。亦至難矣。虛中忘我。以順隨乎萬變。勉其所至而行乎無疆。亦至繁矣。則奚以言乎易簡也。曰惟其純也。乾者純乎奇矣。坤者純乎偶矣。當其爲乾。信之篤而用之恆。不驚萬物之變。而隨之以生識。則歷乎至難。而居天下之至易。

驚萬物之變。而隨之以生識。所謂逐物意移者也。處七雄之世。則術盡乎捭闔。處文景之世。則道止乎黃老。此用偶者也。能用奇者。戰國之孟子。漢之黃叔度。嚴子陵。其庶幾乎當其爲坤。已不尸功。而物自著其則。受物之取。而咸仍其故。則歷乎至繁。而行天下之至簡。已不尸功。而物自著其則。當禪讓。則揖遜以成其美。當征伐。則放代以成其功。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也。受物之取。而咸仍其故。周公東征。與天下同其憂。復子明。

辟與天下同其樂。所謂受物之取而咸仍其故者也。故者何也。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一大仁至義之發皇而已。

乾則以位乎天者此以運乎人者此以施乎地者此以應乎天者此以運乎人者此以成乎地者此因而重之罔不皆然此之謂純乎天秉乾德自然其純以健知矣地含坤理自然其純以順能矣故時有所鼓有所潤時互用而相爲運時分用而各有所成震巽坎離艮兌之大用而在六子之各益者天地初未嘗有損雜者自雜不害其純則終古而无不易也无不簡也皆自然也吉凶其所不諱也聖人所憂患者人而已故顯用於大易使知欲得天下之理者合天地之用必其分體天地之撰而不雜者也夫知用奇也則難而易用偶也則易而難能用偶也則繁而簡用奇也則簡而繁然而天下之辨此者鮮矣知者未嘗忘也甫有其知則思能之起而有作而知固未全也因事變而隨之以遷幸而有功焉則將據其能以爲知而知遂爽其始故知至健者也而成乎弱弱而不能勝天下則難矣能固未欲執一也方務能之而恃所能以爲知成乎意見以武斷乎天下乃其能亦已僅矣物具兩端而我參之以爲三非倚於一偏而不至也則並違其兩但用其獨故能至順者也而成乎逆逆而欲與物相親則繁矣何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不能分秩乎乾坤則知能固以相濟健順固已相困矣夫人亦有其動焉亦有其入焉亦有其幽明之察焉亦有其止焉亦有其

說焉。然而惟能以健歸知。以順歸能。知不雜。能不察。知者爲善用其心之機。善用其性之力。以全體而摩盪之。乃能成乎德業。而得天下之理。藉其不然。天之明固在也。地之力固在也。莫知所秩。乘志氣之發而遂用之。故德二三非其德。業將成而或敗之矣。是以周易並建乾坤以爲首。而顯其相錯之妙。天事因乎地。地事因乎天。而坤乃有所做。因乎地。而乾乃有所成。故易者。聖人之以治天下之繁難。而善其德業者也。雖然。亡他焉。全體之而得矣。全體之則可以合。可以分。誠積而必感。自摩之。以其幾。道備而可給。自盪之。以其時。乾坤定則貴賤位剛柔斷。聚以其類。分以其羣。象不眚。形不朽。皆定之者不雜也。是故可鼓可潤。可寒可暑。可男可女。訢合而不亂。賢人以之爲勸。爲威。爲行。爲藏。爲內治。爲外圖。成震巽坎離艮兌之大用。故曰易。天人之合用也。蓋純備之分秩之謂也。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故有微言以明道。微言絕而大道隱。託之者將亂之。亂之者將叛之。而大道終隱於天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或曰搏聚而合之一也。或曰分析而各一之也。嗚呼。此微言之所以絕也。以爲分析而各一之者。謂陰陽不稍有畸勝。陰歸於陰。陽歸於陽。而道在其中。則於陰於陽而皆非道。而道且游於其虛。於是而老氏之說起矣。觀陰之微。觀陽之妙。則陰陽瓦解。而道有餘地矣。以爲搏聚而合之一者。謂陰陽皆偶合者也。同卽異。總卽別。成卽毀。而道函其外。則以陰以陽而皆非道。而道統爲攝。於是而釋氏之說起矣。陰還

於陰陽還於陽。則陰陽退處。而道爲大圓矣。於是或忌陰陽而巧避之。或賤陰陽而欲轉之。而陰陽之外有道。陰也。陽也。道也。相與爲三。而一其三。其說充塞。而且囂囂然者曰。儒者言道。陰陽而已矣。是可道之道。而非常道也。是漚合之塵。而非真如也。亂之者叛之。學士不能體其微言。啟戶而召之。攻亦烈矣哉。嘗論之曰。道者。物所衆著。而共絛者也。物之所著。惟其有可見之實也。物之所絛。惟其有可循之恆也。既盈兩間。而無不可見。盈兩間。而無不可循。故盈兩間皆道也。可見者其象也。可循者其形也。出乎象入乎形。出乎形入乎象。兩間皆形象。則兩間皆陰陽也。兩間皆陰陽。兩間皆道。夫誰留餘地以授之。虛而使游。誰復爲大圓者。以函之。而轉之乎。其際無間。不可以游。其外無涯。不可以函。雖然。此陰陽者。惡乎其著。而絛之以皆備。而各得耶。易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之一之云者。蓋以言乎主持而分劑之也。陰陽之生。一太極之動靜也。動者靈以生明。以晰天下而不塞。靜者保而處重。以凝天下而不浮。則其爲實。既可爲道之體矣。動者乘變以爲常。銳而處先。故從一得九。靜者安居以待化。故從二得十。則其數。既可備道之用矣。夫天下能治其所可堪。不能強其所不受。固矣。是以得一之一之。而爲之分劑也。乃其必有爲之分劑者。陽躁以廉。往有餘而來不足。陰重以耒。恆疾而往。恆遲。則任數之固然。而各有竭。陽易遷而奠之使居。陰喜滯而運之使化。遷於其地。而抑弗能良。故道也者。有時而任其性。有時而弼其情。有時而盡其才。有時而節其

氣有所宜。陽則登陽。有所宜。陰則進陰。故建一純陽於此。建一純陰於此。建一陰老而陽穉也。於此。建一陽老而陰穉者於此。建一陰陽相均者於此。建一陰陽相差者於此。建一陰陽相倍者於此。建一陰少而化陽者於此。建一陽少而主陰者於此。建一相雜而統同者於此。建一相聚以析異者於此。全有所任而非剛柔之過也。全有所廢而非剛柔之害也。兩相爲酌而非無主以渾其和也。如是則皆有分劑之者。子得母多而得父少。不獎其多。子必繼父以立統。德逸於知勞於能。不獎其逸。德要於能以成章。故數有多少而恆均。位有亢疑而恆定。極乎雜亂。而百九十二之數不損。耳目長而手足短。長以利遠。而短以利近。手足彊而耳目弱。彊以載大。而弱以入微。孰爲爲之而莫不爲。則道相陰陽。孰令聽之而莫不聽。則陰陽亦固有其道矣。動因道以動。靜因道以靜。任其性而有功。弼其情而非不樂也。盡其才而不僨。節其氣而不苑也。人之生也固然。汜而上之。有天有地。以有山澤水火雷風。亦豈有不然者哉。惟然。非有自外函之。以合其離也。非有自虛游之。以離其合也。其一之一之者。卽與爲體。挾與流行而持之。以不過者也。

以公例明之。熱至赤道而極。寒至南北冰洋而極。物極則反也。使熱益熱而寒益寒。匪徒人物無存。卽天地亦不能自立。萬物之生成。以愛力。合以壓力。堅使壓力。銳減則愛力亦離披矣。

无與主持。而何以情異數畸之陰陽。和以不爭。而隨器皆備。和以不爭。則善也。隨器皆備。則性也。非待思爲而立。其則以爲成矣。是故於陰而道在。於陽而道在。於陰陽之乘時而道在。於陰陽之定位而道在。天方命人。和以無差。以爲善而道在。人已承天。隨器不虧而道在。持之者固无在而不主之也。一之一之而與共焉。卽行其中。而卽爲之主。道不行而陰陽廢。陰陽不具。而道亦亡。言道者亦要於是而已。是故有象可見。而衆皆可著也。有數可循。而无共繇也。未有之先。此以生。已有之後。此以成。往古來今。則今日也不聞不見。則視聽也。幹運變化而不窮。充足清寧而不亂。道之用盡。此而已。如曰搏聚而合之也。分析而置之也。以是謂之曰。一道惡乎。而不隱。易惡乎。而不廢哉。

人物有性。天地非有性。

天地非有性。對人物而言。謂之命也。然易何以言復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程子所謂以主宰言曰帝者是也。主宰因流行而見。故人能於動幾察之。天地大而性小。故不可云有性。然赫赫明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不妨以心爲言也。

陰陽之相繼也善。其末相繼也不可謂之善。故成之而後性存焉。繼之而後善著焉。言道者統而同之。不以其序。故知道者鮮矣。性存而後仁義禮知之實章焉。以仁義禮知而言天不可也。成乎其爲體。斯成乎其爲靈。靈聚於體之中。而體皆含靈。若夫天則未有體矣。相繼者善。

善而後習知其善。以善而言道不可也。道之用不僭不吝。以不偏而相調。故其用之所生。无僭无吝。以无偏而調之。有適然之妙。妙相衍而不窮。相安而各得。於事善也。於物善也。若夫道則多少陰陽。无所不可矣。故成之者人也。繼之者天人之際也。天則道而已矣。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道道生。善生性。道无時不有。无動无靜之不然。无可无否之不任受。善則天人相續之際。有其時矣。善具其體而非能用之。抑具其用而无與爲體。萬彙各有其善。不相爲知。而亦不相爲一。性則斂於一物之中。有其量矣。有其時。非浩然無極之時。有其量。非融然流動之量。故曰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也。小者專而致精。大者博而不精。然則以善說道。以性善說善。恢恢乎其欲大之。而不知未得其精也。恢恢乎大之。則曰人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犬之性。亦可矣。當其繼善之時。有相猶者也。而不可概之。已成乎人之性也。則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共命。亦可矣。當其爲道之時。同也共也。而不可概之。相繼以相授而善焉也。惟其有道。是以繼之而得善焉。道者善之所從出也。惟其有善。是以成之爲性焉。善者性之所資也。方其爲善。而後道有善矣。方其爲性。而後善凝於性矣。故孟子之言性善。推本而言其所資也。猶子孫因祖父而得姓。則可以姓繫之。而善不於性而始有。猶子孫之不可但以姓稱。而必繫之以名也。然則先言性而繫之以善。則性有善而疑。不惟有善不如先言善而紀之以性。則善爲性。而信善外之无性也。觀於繫傳。而天人之次序乃審矣。甚哉。

繼之爲功於天人乎。天以此顯其成能。人以此紹其生理者也。性則因乎成矣。成則因乎繼矣。不成未有性。不繼不能成。天人相紹之際。存乎天者莫妙於繼。然則人以達天之幾。存乎人者亦孰有要於繼乎。夫繁然有生。粹然而生。人秩焉紀焉。精焉至焉。而成乎人之性。惟其繼而已矣。道之不息於既生之後。生之不絕於大道之中。綿密相因。始終相洽。節宣相允。无他如其繼而已矣。以陽繼陽。而剛不餒。

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始於集義。終於誠身。

以陰繼陰。而柔不孤。

无成代終。不以私欲私意。閉之敬義立。而德不孤也。

以陽繼陰。而柔不靡。以陰繼陽。而剛不暴。

乾隱六陰。坤隱六陽。向背凡十二位。見陰陽互根之妙。

滋之元窮之謂恆。充之不歉之謂誠。持之不忘之謂信。敦之不薄之謂仁。承之不昧之謂明。凡此者。所以善也。則君子之所以爲功於性者。亦此而已矣。

天道遠。人道邈。卽人道以明天道。伏犧氏所以開萬古之文明。船山發揮精透。掃諸子百家之秕糠。所以繼鄒魯之絕學。自濂溪晦庵以來。未有盛於此者也。

繼之則善矣。不繼則不善矣。天无所不繼。故善不窮。

萬歲之後。天可倚杵。非夢囈乎。西洋博士。妄臆地球必有破裂之一日。亦愚矣。人有所不能繼。則惡興焉。利者。僥得僥失者也。欲者。偶觸偶興者也。仁者。存存者也。義者。井井者也。利不乘乎僥得。安身利用。不損乎義。惟其可貞也。欲不動於偶觸。飲食男女。不違乎仁。惟其有常也。乍見之怵惕。延之不息。則羣族託命矣。介然之可否。持之不遷。則萬變不驚矣。

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非程子之虛美也。羣族託命。萬變不驚。是何等境界。宜高遠不可攀躋矣。而可基於乍見之怵惕。介然之可否。是果絕人以攀躋之路乎。有志者亦可奮起矣。

學成於聚。新故相資。而新其故。思得於永。微顯相次。而顯察於微。

空疏之學。專已保殘。不能聚也。訓詁記誦之學。尋行數墨。不能思也。

其不然者。禽獸母子之恩。嚙嚙麋鹿。稍長而無以相識。夷狄君臣之分。炎炎赫赫。移時而旋以相戕。則惟其念與念之不相繼也。事與事之不相繼也。爾矣。從意欲之興。繼其所繼。則不可以期月守。反大始之原。繼其所繼。則終不以終食忘。何也。天命之善。有終始。而自繼以善。无絕續也。川流之不潰。不憂其逝也。有繼之者。爾。日月之相錯。不憂其悖也。有繼之者。爾。知其性者。知善。知其繼者。知天。斯古人之微言。而待於善學者。與。故專言性。則三品荀說性惡。

荀卿之說興。泝言善則天人合一之理得。概言道則无善无惡无性之妄又熯矣。餘姚王氏

本皆學此皆大者其道乎。妙者其善乎。善者其繼乎。壹者其性乎。性者其成乎。性可存也。成可

守也。善可用也。繼可學也。道可合而不可據也。至於繼而作聖之功。莫以加矣。

太極之在兩間。无初无終而不可間也。无彼无此而不可破也。以要言之。神理是也。神理是也。神理是也。自大

至細而象皆其象。自一至萬而數皆其數。故空不流而實不窒。靈不私而頑不遺。亦靜不先

而動不後矣。夫惟從无至有者。先靜後動。而靜非其靜。從有益有。則无有先後。而動要以先

若夫以數測者。人絲既有以後測之而可見者也。象可以測數。數亦可以測象。象視其已然

靜之屬。數乘其自有動之屬。故數亦可以測象焉。要此太極者。混淪皆備。不可析也。不可聚

也。以其成天下之聚不可析也。以其入天下之析不可聚也。雖然。人之所以為功於道者。則

則斷因其已然而益測之。以盡其无穷而神而明之分而劑之。裒而益之。則惟聖人為能顯

而神之。其測以數者。奈何太極之一〇也。所以冒天下之數也。而惡乎測之。測之者。因其所

生動者必先靜者必隨。故一先二隨。一相先相隨。以至於十。和者非有益於倡者。則无所

事於和矣。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絲是而至於十。皆加一者。相對之數也。陰欲值陽而與之

對。必虛陽之所值。而實其兩端。以開戶而受施。不然。則相距而齟齬。故一不可對三。三不可

對四。一對三。則中央相距。二對四。則兩端相距也。二一而二。二二而四。絲是而二五而十。皆

倍加者。陰承陽一。因其增益之性以爲習。使可闢而有容也。一而三。三而五。五而九。皆增二者。陽感陰化。因其所闢而往充其虛也。從一合六以得七。七而從五合十以得十有五者。因生數之終。加其所進以爲成。成不能成功。因乎生也。生數止五。成數盡十者。從太極測之而固有之也。太極○之實有也。動者橫以互。無不至也。故爲徑。靜者張以受。无不持也。故爲交。動流而不靜。故爲圓。靜止而必齊。故爲方。外齊者。其中徑也。故爲弦。於徑測之。互一而一矣。於交測之。×而二於所徑矣。於圓測之。○流動中規而三於所徑矣。於方測之。四矩中矩。□而四於所徑矣。於弦測之。上弦∩二有半。合以計之。而五於所徑矣。五則中實。中實則可爲主於外。而地效其充以相成。生始於陽而終於陽。成始於陰而終於陰。性情之起。功效之登。一也。於方測陰而得四。陰體定矣。以其交者而自實。以方函交。⊗而六於所徑矣。交方皆陰也。陰數純備而爲老陰。陽函陰。動有靜。以圓納方。⊙而七於所徑矣。陽外成。則體陽而爲少陽。天包地外。而亦行乎地中。天行地中。施其互化。以方納圓。徑一充之。⊖而八於所徑矣。陰體外成。則體陰而爲少陰。天固包地。地道无成。竭其功化以奉天。以圓納方。方有其交。⊗而九於所徑矣。渾天之體。於斯而著。故爲老陽。陽知大始。陰作成物。物數之成於陰。合徑一。交二。圓三方。四。⊗而十於所徑矣。至於十而所以測太極之術盡矣。无以測之。而天地之數一終矣。

八卦以象告。有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有滋。數立於一。滋生以至無窮。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成變化而行鬼神。其理至賾。今爲粗揭象數之本原。學者知所由來。則歸而求之。不患無師。再舉船山要旨數語。爲諸生誦之。以天治人。而知者不憂。以人造天。而仁者能愛。而後爲功於天地之事畢矣。世有大心秀才。當知鄙人期望之深。非僅與九師之流。爭訓詁之區區也。

天地之間。流行不息。皆其生焉者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自虛而實來也。自實而虛往也。來可見往不可見。來實爲今。往虛爲古。來者生也。然而數來而不節者。將一往而難來。一嘘一吸。自然之勢也。故往來相乘。而迭用。彼異端固曰死此生彼。而輪回之說興焉。死此生彼者。一往一來之謂也。夫一往一來。而有同往同來者焉。有異往異來者焉。故一往一來。而往來不一。化機之妙。大造之不可爲心。豈彼異端之所得知哉。嘗論之。天地之大德。則既在生矣。陽以生而爲氣。陰以生而爲形。有氣。无形。則游魂盪而無卽。有形。无氣。則骸具而無靈。乃形氣具而尙未足以生邪。形盛於氣。則壅而萎。氣勝於形。則浮而朽。爲天爲疴。爲不慧。其去不生也。无幾。

宋儒所說氣質之性。正是如此。故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物之性有近於人者。人之性有近於物者。似與性有三品之說相類。而與孟子道性善之

憎相反。此亦古今學說之一大問題。不知宋儒乃從其委而言之。孟子乃泝其源而言之。卽孔子所謂繼之者善也。又何疑焉。

惟夫和以均之主。以持之一陰一陽之道。善其生而成其性。而生乃伸。則其於生也。亦不數數矣。男女構精而生。所以生者。誠有自來。形氣離畔而死。所以死者。誠有自往。聖人之與異端。胥言此矣。乃欲知其所自來。請驗之於所自往。氣往而合於杳冥。猶炊熱之上爲濕也。形往而合於土壤。猶薪炭之委爲塵也。所以生者。何往乎。形陰氣陽。陰與陽合。則道得以均。和而主持之分。而各就所都。則无所施和而莫適爲主。杳冥有則土壤有實。則往固可以復來。然則歸其往者。所以給其來也。顧既往之於且來。有同焉者。有異焉者。其異非但人物之生然也。今日之日月。非用昨日之明也。今歲之寒暑。非用昔歲之氣也。明用昨日。則如鏡如鏡。而有息有昏。氣用昨歲。則如湯中之熱。溝澮之水。而漸衰漸泯。而非然也。是以知其富有者。惟其日新。斯日月貞明。而寒暑恆盛也。陽實而翕。故晝明者必聚。而爲日陰虛。而闢。故夜明者必斂。而爲月寒暑之發。斂而無窮。亦猶是也。不用其故。方盡而生。莫之分劑。而自不亂。非有同也。其同者。來以天地之生。往以天地之化。生化各乘其機。而從其類。天地非能有心。而分別之。故人物之生化也。誰與判然。使一人之識。亙古而爲一人。一物之命。誰與判然。亙古而爲一物。且惟有質而有形者。可因其區宇。畫以界限。使彼此亙古而不相雜。所以生者。虛

明而善動於彼於此。雖有類之可從而無吟之可畫而何從執其識命以相報乎。夫氣升如炊濕。一山之雲不必其還雨。一山形降如炭塵。一薪之糞不必還滋。一木有形質者且然。奚况其虛明而善動者哉。則任運自然而互聽其化。非有異也。是故天地之以德生人物也。必使之有養以益生。必使之有性以紀類。養資形氣而運之者。非形氣性資善而所成者。麗於形氣。運形者從陰而濁。運氣者從陽而清。清濁互凝以成。既生以後之養性。濁爲食色。清爲仁義。其生也相運相資。其死也相離相反。離反於此。運資於彼。則既生以後。還以起乎方生。往來交動於太虛之中。太虛者本動者也。動以入動。不息不滯。其來也因而合之。其往也因往而聽合。其往也。養與性均弛於人。以待命於理數。其來也。理數紹命而使之不窮。其往也。渾淪而時合。其來也。因器而分施。其往也。无形无己而流於不遷。其來也。有受有充。而因之皆備。搏造无心。勢不能各保其故。然亦无待其故。然而後可以生也。清多者明。清少者愚。清君濁者聖。濁君清者頑。既已弛人而待命矣。聽理數之分劑。而理數復以无心。則或一人之養性散而爲數人。或數人之養性聚而爲一人。已聚已散而多少倍蓰。因之以不齊。故堯之既崩。不再生而爲堯。桀之既亡。不再生而爲桀。藉其再生。則代一堯而國一桀矣。清聚者。積中人而賢。積賢而聖。清散者。分聖而數賢。分賢而數中人。濁散者。分頑而數中人。分中人而數賢。濁聚者。積賢而中人。積中人而頑。清本於陽。二十五而不足。故人極於聖而不能无養。

講演

介紹新書

史學通論

是書一名史學研究法一原流二經緯三條難四關繫五研究六旁通七未來條理最詳而又陳義精引證博初印數百部不半月而銷路甚豐一部可抵他書數部也作者益陽曹佐熙中華
宏業書局發行

史學叢書

凡十二種一史學釋例二漢書釋例三漢書地理志釋例四漢書藝文志述義五漢書藝文志釋例六漢書藝文志拾遺七史通補正八文史通義補正九唐史館會要十五代史館會要十一王氏漢書補注補十二文氏補晉書藝文志補作者益陽曹佐熙

民國肇造。國基漸固。或自擾之。卽所謂自屯也。君子以治安天下爲心。故曰經綸天下之大經。

第十八期 十月十一日

讀正蒙註

神化篇

廖名縉

神天德化天道。

蒙按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莊生洗恣。此語乃爲道通。夫世界初民。莫不首先攷求庶彙憑生之所。自婆羅之梵天。創世記之用土造人。所以與中國黃土搏人之說。先書紀而並起也。然以人類官骸之形。比擬造物。實爲原人智識蒙昧之特徵。中國載籍所傳。雖不免尙沿遺說。如玄鳥生商。履帝武敏歆之類。但亦經生解釋之誤。不足以爲類也。宋儒講學。專言理氣。六合以外者。固付諸存而不論之列。卽六合以內者。亦實行論而不議之法。雖朱晦翁以易爲卜筮之書。不令及門研習。未免矯枉過正。然而橫渠專言神化。而其爲言曰。神天德化天道。皆以天德在人。天化在人。人者言之取之當體而已足也。不測之謂神。子王子曰。不測者有其象。無其形。非可以比類。廣引而擬之。指其本體曰。識曰。天曰。仁。一言而盡之矣。中國文明之進化。允爲世

界之先河。卽此亦其一端矣。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

蒙按須知虛明照鑒不是釋氏真空中法雷慧日之喻。彼所謂真空者。遺形而求性。我所謂虛明者。明善以復初也。子王子曰。太虛不滯於形。故大明而秩序不紊。君子不滯於意。故貞明而事理不迷。又曰。照鑒者不假審察而自知。謂爲不知道得乎。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

蒙按自歐洲格致家盤恩亞力山大創爲敦里雷興之說（譯卽原力）折衷於唯心唯物之間。在近日哲學中實爲別開生面。其說以爲力之大原有五。一機械動力。一原塊動力。一微點磨切動力。一流質動力。人之精神直與電氣同類。其思想言論與繪畫音樂等皆不過此力之彌綸。而五種之力原又無不同出於太陽。是說也。美人李雅各駁之以爲彼固視人類性靈等於其體質。究與赫胥黎等唯物論何殊。夫曰爲力原。日之所原又爲何物。故造物萬能之說。族無文野不能異也。然或推本於耳聞目見之物。質與懸擬爲馨歎諄諄之上帝。非失之粗則失之罔。何如太和網縵鬼神屈伸之說。不滯迹象而又不落虛空。耶子王子曰。天以神御氣。而時行物生。人以神感物。而移風易俗。神者所以感物之神。而類應者也。此真貫天人之義矣。

辭不鼓舞。則不足盡神。

蒙接近日文明各國。以演說爲專門之學。凡大宗教家。大政治家。其事業之成功。莫不
得力於演說。蓋人類聯合恃其熱情與摯感。未有無聯合人羣之力。而能建樹事業者。
未有無熱情摯感之表示。而能聯合人羣者。而熱情摯感之表示。又非文字歌謠所可
盡。故演說之鼓舞。所以不容或已也。張子謂辭不鼓舞。不足盡神。誠知動天下之匪易
耳。子王子曰。君子之有辭。不徇聞見。不立標榜。盡其心。專其氣。言皆心之所出。而氣無
浮阻。則神著於辭。雖愚不肖。不能不興起焉。若襲取剿說。則仁義忠孝之言。人且迂視
之。而漠然不應。不足以鼓舞。唯其神不存也。則又進於修辭立誠之域矣。

劉人熙

全球大勢。與戰國同。秦晉齊楚燕宋衛中山。環地球而建國者。一七雄時之拓本耳。孟子所
以爲諸侯謀者。利用其恥心。以行仁政。則可無敵於天下。中華民國之地位。自問應居何等。
則所以自強者。亦必有術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
存。逆天者亡。

船山釋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人不能違天。而天亦何嘗困人乎。

無恥而行苟且之政。則但見爲天之困人。而無可如何。

今天下諸侯。或役人。或役於人。此有心者之所抱恨於不平也。雖然。豈非天哉。天乘乎時。而有治亂。其爲有道之天下也。則以德與賢爲相臨之分。德能含育天下者。大德也。其僅能保守一隅者。小德也。賢能經理天下者。大賢也。其僅能分治一國者。小賢也。則小德小賢之君。執玉帛。奉春秋。以奔走於代。天。理。物。之。一。人。安。於。役。而。不。敢。抗。矣。其爲無道之天下也。則以國之大小。力之強弱。爲相制之權。土壤日削。而國以小矣。并兼日盛。而國以大矣。兵甲修而屢勝。則疆矣。士馬怯而屢敗。則弱矣。則弱小之君。修貢割地。納質入覲。以服從於威力。相制之強鄰。甘於役而不能自免也。夫以德賢相役者。理也。以疆大相役者。勢也。理者。當然之宰制。而勢者。亦自然之氣機。各乘乎時之必然。則豈非天哉。

理勢之自然而必然者。卽天也。非蒼蒼無極之天。亦非五德代興之說。則侈祈禱之虛文者。陋矣。故孔子曰。丘之禱久矣。

既已皆爲天之使然。則順逆之理出矣。有道而能戴聖明以不貳。則侯度守而國以安。無道而姑度勢力以自屈。則侵伐不及。而國可不敝。順天者存矣。若有道而敢越分義。以不服。則天討必加。無道而徒挾忿戾以爭疆。則吞噬且及。逆天者亡矣。然則生今之世。不幸而爲弱小。悻悻然以無具之身。亢疆大而懷雄長之志。及乎挫折危逼。而後講連衡之術。

亦不得已之事矣。

合六國以攻秦。是爲合從。蘇秦之術也。離六國以事秦。是爲連橫。張儀之術也。究之連雞之勢。不飛。蘇秦之術立。敗割地事秦。地終有盡。連衡之術亦苟免。須臾之死而已。然則順無道之天而存者。終亦必亡。謀國者不可藉口以自恕。下乃引齊景公一案。以激其恥心。恥者人道維持之初基。而救國萬金之良藥也。

第十九期 十月十八日 續前稿

劉人熙

雖然有道而順天。役我者非以強我。則心悅誠服於其德。賢役之者無心而受役者亦無愧也。若無道而迫於勢。以不敢逆天。德未嘗相尙也。賢未嘗相遠也。而坐受其役。豈能不俛仰天人而抱慙赧也乎。

引起恥字。以爲救濟之地。如良醫之用藥。診其穀氣猶存。而施以起死回生之劑也。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昔日齊景公爲勾吳所脅。以求婚。不得已而言曰。諸侯之邦交。疆大者出令以召。而人自從。弱小者受命於天。而人能受之。今我於吳。量力度勢。不能令矣。又違其所請。而不受命焉。則孤立無援。自絕於物。而禍將至矣。於是以其女女吳。而心固不可忍也。蓋涕出而女之焉。其必女吳者。不敢逆天以苟免於亡也。而涕出以女吳。則其情亦大可傷矣。使其並

無此涕也。則吾無望焉耳。而彼固不能自禁夫涕也。此亦古今之同情。而今亦繁有之矣。天良不可泯滅如齊景者。何可勝數。而齊卒不振。則石火電光。消息可用而亦可危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今之諸侯陵夷。以至於弱小。遂不得已而受命於大國。亦莫不有恥心存焉。而有可異者。當其挫辱以受命。則恥之當其苟免而偷安。則忘其恥。

滿清末運政府之行樂圖也。

大國挾勢以自驕。則般樂怠傲。而置民生之利病於不謀。乃小國亦從而師之。政不修也。賢不用也。陷溺其民。而冀不可得之富強也。乃至於受命而始恥焉。彼已成乎相臣服之勢。我已成乎相從聽之常。則是殆猶弟子順承先師之不可違矣。雖恥之。其將何以自免哉。

滿清之竊位也。陵夷苟免。列強不德。侵我海權。以九十九年之租借。為強佔之地。日俄戰起。畫我東三省地域為戰區。為環球中立絕無之先例。邇日歐洲大戰。波及我山東。租借地之青島。不得已。援日俄中立之例。畫百里以為蟻鬪之穴。破涕為笑。忍辱負重。冀保東亞之和平。是皆滿清醞釀之大毒。以貽我民國。而待我國家之滌洗者也。嗚呼。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夫不能不受命而又恥之。則萬一僥倖以爲逆天之計。固立取敗亡之道。然豈其恥心之不足用哉。特忠其非果能恥之而志之不足。以思改圖也。如其果能恥也。則無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而思古人之以百里而興王者。有文王在。

提出一榜樣。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文王當明夷之時。蒙羞里之難。率汝墳之士女。奉淫醜之暴君。未嘗不養晦以順天也。而以日昃不暇之精。勤施斃獨蒙恩之德政。此固可師之以強爲善於中國者也。而苟其師之乎。則國而大也。雖勢不便而受屈。而土地人民之可用。五年之中。綱目可舉也。國卽小也。特土地人民之未給。而事已集而規模成。七年之後。器量已宏也。而民心歸之。鄰國敢不順之。且可以長諸侯而圖王業矣。天下雖無道久矣。而道自我行。則易無道爲有道。而強大且以賢德而受役。夫然則但能就恥心之發。盡人事以回天。亦何難之有哉。而奈之何。僅以一恥終而不思改轍。又不能忍其一旦之恥。而自貽滅亡也。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夫所慮於強大者。徒以其衆耳。如以衆則大國之衆。不足以當殷紂之衆。而文王何以興焉。說在夫子之論詩矣。詩云。有商之衆。不但其繁有臣民而已。本支之孫子。其數不可以

億計也。乃上帝既改命於我周矣。遂維相臣服于周焉。其所以臣服于周。則以天命無常。維德是興。而不必一姓之可爲君也。於是大統既集。修文考配天之祀事。而殷士之儀容。膚大進退。敏達者。皆奉裸將之彝器。以助祭於周京焉。孔子曰。夫不億之子孫。可謂衆矣。念宗邦以戴故主。豈患無人哉。而文王能以容保無疆之仁。感民心而回天眷。則理得而勢移。商紂雖欲爲衆而不可得矣。皆相率以歸周矣。以此思之。則凡國君而能好仁者。卽文王也。天下卽有彊大而欲敵之者。亦如商之不可爲衆也。而何患於弱小哉。

舉殷周已事。則仁不仁之結局。如分黑白。朱晦翁云。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此立命之真詮也。然則一國之命。係乎國民。國民之命。又係夫推選行政元首之一大部分。於敵之強弱無與也。

今也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由詩與孔子之言思之。則恥者此心。好仁者此心。以其恥深其好。唯有仁而已矣。則今之諸侯。能無重念之乎。今之諸侯。當其恥心之內動。亦必且自念曰。吾安能久役于彊大。而彼或以暴虐加我。我且執言而致討。兵威之臨。唯吾之志。而不能敵我也。然未嘗深思。夫無敵之理。而但師大國之爲置仁。政于不講。如是。雖有發憤自彊之心。而無順道回天之實。是猶執熱而不以濯。求解免其熱。而無解免之道也。

庚子聯軍入都之禍。與景延廣之十萬橫磨劍。韓侂胄之誓師北伐。用心雪恥同。而謬妄更甚。

桑柔之詩有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曰誰能。則必無可能之理。而亦別無可能之勢。然則妄思無敵而不仁。功不立而逆天之禍。敗且隨之。其不能也。固如是而已矣。故恥心可用也。而不可忍。戾出之也。無敵之大欲。可求也。而不可以非道求之也。吾所望於受役之諸侯。豈淺鮮哉。

受役則失其自由。歐洲戰禍。波及神州。我國宣布中立。顧全邦交至矣。山東濱海之同胞。忽遭蹂躪。吞聲飲泣。呼籲無門。哀我憚人。何以堪此。惟有植礮溪之璜。酌洙泗之水。登泰山之日觀。而招曰。國殤兮堪哀。國魂兮盍歸乎來。

若夫以強大役人。乘一時無道之天下。而侈肆自雄。以甚其不仁。則正與王者之資耳。夫豈終於無道也哉。

天下不患無可乘之時。患無乘時之人耳。



船山學社講演集第三

船山學報之一

第十九期十月十八日

周易大象述義卷一

上經

衡陽子王子解

桂陽彭政樞述義

蒙

三三
艮坎
上下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解〕泉者水始出之細流。故於山下之水不言水而言泉。

〔述義〕泉為水之發源處。許叔重說文訓泉為水原。象水流成川形。兩山必有一川。川者水之通流而貫穿也。泉系初出。即子輿氏所謂源泉混混。有本之水也。蒙之內卦為坎。坎為水。以一陽在陰中。外卦為艮。艮山居坎上。故有泉流山下之象。雅詩言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即此義也。故專言泉。從其源也。君子體蒙之德。以之造道。資深。所以有左右逢源之樂。

泉方出山。而放乎四海。無所止息。果矣。曲折縈回。養其勢。以合小為大。育也。

泉有正出。縣出穴出之分。義見爾雅。又有同出異歸之別。名曰肥泉。義見毛詩。而其源

出山下盈科而進。奔騰到海。則一也。故江漢朝宗。百川赴海。晝夜不息。其力果也。尼山有逝者如斯。勉勵及門爲學之意。黃河千里一曲。萬派東海。至於滌而爲澤。溢爲旁支。二水交流曰會。小水合大水曰入。有涵養生育之象焉。

君子之行成於勇決。而德資於函養。勇決則危行而不恤。利害函養則成章而上達天德。寧武之愚不可及。顏子之如愚足發。皆此道也。

此船山示人見義必爲。下學上達之意。以勇則不退怯。行事能負責任。又能蘊蓄宏深。自然成章必達。觀寧武子與顏子之已事。則以學愈愚者。不可不體蒙之德也。

泉方出山去江海遠矣。不疑其遠。百折必達。其行果矣。果則天下無不可成之行也。抑泉源之出。或在平陸。其流易竭。蘊蓄之於山。涓涓混混。不息不迫。則行雖果而居之有餘。就中國之江河而言。二水同源。出西城阿耨達山。今名岡底斯山。見酈道元水經注。一統志載岡底斯山直陝西西寧府西南五千九百九十餘里。距長江流域及九河入海處。可謂遠遠。然泉之始達。百折不回。實有水到渠成之妙。黃海渤海。卽中國水渠也。涓流不歇。遂成滄海。水德之淵深。可以象見矣。

君子體斯爲養蒙。爲發蒙。果育相資。行成而德不匱。則善用蒙者也。

學校改革。政府爲教育普及起見。令各省多辦小學校。爲發蒙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

才。爲養蒙也。欲仿歐美政策。實行強迫教育。果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育也。君子之用蒙。行成而德廣矣。

第二十期 十月二十五日

劉人熙

或問天下何日太平。曰自總統百執事。從政之人。皆悅學之人。則天下太平之日矣。至學不傳於上。而君師之任分。則傳道得徒。以開萬世之太平。亦國之賴以危而不亡者。孔子其先例矣。流俗之人。不能爲有無。而社會重要之人才。可以供陶鑄者。厥有二種。一曰狂。一曰狷。其義大暢於孟子。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船山釋〕孔子之時。楊墨之說未盛。而鄉原之亂德方深。孟子之時。楊墨之說已橫。而鄉原之邪慝。猶然其未息。楊墨賊道者也。乃若其心。則猶有自立之志。

凡論人。貴得其平。不然。則無以服其心。楊墨皆非常人。楊志於義。墨志於仁。皆豪傑也。其行則猶有自成之詣。爲其徒者。多出於狂狷之流。不知所裁。遂陷於執一之偏。

楊氏孤高。墨氏堅苦。是。以其徒類能外勢利。而甘石隱。急患難。而救國家。祇以孟子推爲我兼愛之弊。至無父無君。學者不察。遂奚落不值一錢。而淺人以爲有門戶之分。皆不平之所激也。惟船山持論平恕。言楊墨皆君子。學爲仁義而差者也。凡論陸王及異

端之學皆當以是推之。

乃行不順心不安則必歸於正而初非有慝之藏於心故其歸也可受鄉原則賊德者也其於君子之道亦相似矣而竊之以爲名假之以爲利不必有所師承而翕然成風以非毀狂獗將胥天下之迷而不知反則其欲自附於君子而絕之也必嚴。

鄉原不必有所師承而薰染社會如嵐瘴之中人其毒最爲可畏正學之衰中國之弱皆鄉原爲祟也。

聖之至者曰時而鄉原亦曰時其所云時者流俗之時也且而此焉夕而彼焉在孔子之時有孔子之鄉原在孟子之時有孟子之鄉原求合於一時之鄉無常也是故欲正天下之人心使好惡有定而不以鄉原爲說則彼亦無利而爲此矣。

有好惡而無是非豈獨社會惡直醜正卽文士之詩歌史官之褒貶經生之注釋無不從之而靡吁足畏也中國之弱弱以此耳。

何以正之亘古此人倫物理則亘古此道絕其隨時之苟幸而已矣孟子述孔子之道以正天下故萬章詳辨之欲絕鄉原之慝未可卽以中行正之也何也中行者聖人之時彼之所託也故欲懲鄉原之慝則先正之以狂獗而狂猶尙焉獗者之忠信廉潔彼猶可託而狂者之志古而略今正治其慝之要道也萬章問曰昔者孔子之在陳見道之不行思

欲明之。乃曰。盍歸乎來。以與吾黨之小子。相進於道乎。夫小子則有可與矣。以志言之。則狂也。以其略於事爲。而言之。則簡也。以不見異而遷言之。則狂簡如一。而不忘其初也。夫孔子在陳而思魯。念魯人士之可與明道也。狂者豈遂足以任斯道乎。而孔子何思焉。

第二十期十月二十五日

周易大象述義卷一

上經

衡陽子王子解

桂陽彭政樞述義

需

三三
坎下

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解〕水不可加於天上。故變言雲。雲者水氣之清微者也。上升也。地以上皆天。升高則上於天矣。雲升而未降爲雨。故爲需。

〔述義〕雅詩言倬彼雲漢。毛傳以雲漢爲天河。河本有水。水行地中。而不加於天上。故河漢流雲作水聲。系詩人狀物情。不必真有水也。元命苞云。陰陽聚爲雲。需以外卦坎水居乾上。爲水氣所聚而升。所以言雲上。而不言水上。上則地氣上升。而爲天之清氣矣。氣騰爲雲。雲行雨施。爲乾德之普徧。雲升而雨未降。爲需義之遲緩。以需有乾德而

未行也。所以爲需。

需者事之賊也。君子敏則有功。無所用需。

需爲緩而有待之謂。君子處事。本以進銳退速爲戒。實以崇功廣業爲心。故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勤者敏之實徵。志者功之根本也。未有昏惰自安而能建立功業者。所以爲事之賊。君子黽勉從事。如文王之日昃不遑。孔子之發憤忘食。子路之有聞斯行。皆不用需者也。

惟其於飲食宴樂也。可以飲食宴樂矣。而猶需之。故酒清肴乾。終日百拜。而後舉逸逸之。醕後天下以樂。而後鐘鼓田獵。民皆欣欣以相告。則享天下之奉。而無從欲敗度之愆。此則所宜需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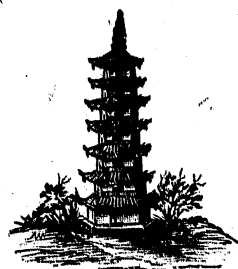
君子謀道不謀食。先事而後祿。祿食所以養生。爲日用所需。本不可廢。然君子體需之德。於飲食宴樂。應有之事。而不急於營謀。以遏其從欲之心。所以酌金罍以示求賢。歌鹿鳴以燕嘉賓。詠騶虞以著田獵。皆在仁化既洽。君民歡樂之後。不專以天下奉一人。享萬方之玉食已也。商書三風之敝。必以酣歌爲戒。凡邦君卿士。當知君子所以用需之意也。

外此雖靜以觀變。極其審慎。而當所必爲。坐以待旦。何需之有。

此船山以周公思四事兼三王。在於勤奮用功。示學易者當體其待旦之心力。不以需自餒也。

雲上于天而不雨。期過則雖雨而不濟物之用。故曰需者事之賊也。其惟飲食宴樂乎。可以飲食。可以宴樂矣。而猶需之。得則享之。而無慙。不得則亦不害其廉。是君子以之特異於小人。舍此未有用需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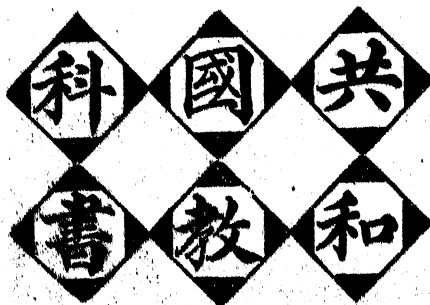
君子志不在溫飽。不在逸樂。敏事而不求安飽。志道而不恥惡食。當其得之。則享萬鍾。不爲奢。富四海爲固。此君子之用需與小人異也。



通論

准批審覆部育教年四國民
館書印務商

價...廉...比...無



春季秋季二種。各有教授法、并有珠算、字帖、圖畫、手工、縫紉、唱歌、體操、法制、英文、農業、商業、等書。保春

教育部批
該館不惜工本悉心修
改精益求精至堪嘉尙

秋季通用。凡二百
四十册。完全審定
公布。載在政府公
報。信而有徵。

國民學校						國民學校		
新修身	新國文	新算術	新歷史	新地理	新算術	新國文	新修身	新算術
六册	八册	八册	六册	六册	八册	八册	八册	八册
折每	折每	折每	折每	折每	折每	折每	折每	折每
實册	實册	實册	實册	實册	實册	實册	實册	實册
洋三分	洋五分	洋三分	洋三分	洋三分	洋三分	洋五分	洋三分	洋三分
國民必	修科每	半洋一	角需洋一	角需洋一	角需洋一	角需洋一	角需洋一	角需洋一

原次篇中

船山學報通論之一

瀏陽劉人熙

民國之大總統。由民選舉。勢不能直接選舉。茫茫大地。芸芸衆生。一鄉一邑之人。未必能周知鄉邑之人士。况禹域神州之本部。合滿蒙回藏爲一體。果用何法而能得首出庶物之大人。以爲行政之元首哉。是不得不由少數傑出之人。博訪周諮。論功較德。指名候補。聽公論之推擇。拔其尤焉。是雖未必得第一流。而庸懦闇弱者。決不能濫廁其間。由是以獨裁拔內閣總理。總理又本獨裁以組織閣員。一心一德。旁求俊乂。各舉所知。各揚乃職。則數千年溷鬱不伸之正氣。漸以舒和。四百兆荒穢不治之同胞。漸以康樂。兩院共立憲法而嚴守之。上院兼司行政裁判。若總統被劾。則上院組織特別法庭以裁判之。若是則總統雖有不肖之心。不敢爲惡總統而公明也。則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風發雲蒸。瞬息千里。以此雪恥。何恥不雪。以此制敵。何敵不摧。故民國之大總統。與專制國之皇帝。事半古之人。而功必倍之。若是亦可免於負乘矣。不負乘。則盜亦人。也。回面內向。同我太平。固操左券。客聞而笑之曰。先生欺予哉。事未有若是之易易也。僕粗諳科學。略治國聞。西洋大秦之強盛。與西漢同時。而共和之政體。則遠胎於希臘。立議院。選公民。卒未得圓滿之結果。而或變爲武人政治。或變爲貴族政治。質言之。則變君主之專制爲少數。

人之專制其禍尤爲酷烈。拿破崙因民之弗忍起於諸將以共和號召國人雷轟電掃威震歐洲而野性難馴卒以積威變爲帝政拿破崙雖放於荒島而君主獨裁之政體相沿至拿破崙第三被放而列強聯軍納拿破崙第三於法冀專制政體之復活法人援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公舉伯理爾天德力拒聯軍而共和之政體始成雖美洲華盛頓佐治之偉業賴法人義師贊成而法國共和確定乃反在華盛頓之後可見法人共和心理之醞釀至久且固而革命流血幾經頓挫而後得之共和自由之可愛遍印法蘭西國民之髓海故得之難而成之易若中國則自秦漢以還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其高深之哲學獨立之精神惟落落數十聖賢傑遙遙相望薪盡火傳道大莫容遜世無悶孔席不煖墨突不黔非一日矣是以聖賢傑例屏於政界之外而秉鈞當軸能左右世運者則必帶幾分之奴性而後富貴壽考聲施爛然披二十四史蓋未有能出其範圍者也故中國之政治一尊權勢之政治也中國之風俗一幕權勢之風俗也富貴百惡滅南面稱孤則聖神文武之徽號歸焉笈達官之家傳則家伊呂而戶曾史矣田夫野老牧子樵童以及豎儒學究他無知識惟信皇帝必是真龍朝裏無人莫做官之諺則異口同音者也豆棚瓜架之下偶箸月旦之評某也善於交結必遷高官某也雖好人而性拙直且愛惜錢財不善賄賂若惜之若諷之曰其不達也宜哉積非勝是蓋莫知其所以然莊子曰竊鈞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儒以

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明矣。事之何若。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誠閔之也。誠哂之也。今天相中華。一躍而爲共和。去專制之毒。而發揮其名譽道德之光榮。我未知舊染之污。能冰消雪釋否也。大總統前清宰輔。望重名高。門生故吏。遍於寰宇。依草附木之輩。能保其無吮癭。舐痔。百計鑽營。求爲都督民政長者乎。我未知大總統能破除情面。爲國求賢否也。維新學子。革命名流。崇拜英雄。雲蒸霞蔚。能保其無豔羨權勢。獻媚要人。以爲梯榮固寵之徑者乎。租界賊吏。海外通人。能保其無死灰復然。以求內召者乎。下走不敏。私抱杞人之憂。且暴俄狡日乘間抵隙。冀我內亂。以遂其鯨吞蠶食之野心。我之負乘敵所利也。民國成立。歲星周矣。而列強承認。觀望不前。先生何言民國成立之易易也。曰。子言是哉。過渡時代之危險。誠有不可忽置者。已痼疾者。非卽霍然。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僕所信者。以中華之資格。決非列強之所能亡。而正其本。則萬事理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大總統爲四百兆人之領袖。各省都督爲文武兼資之屏藩。患外盜則養精蓄銳。以敵愾。患內盜則任賢使能。以安民。此則鄙人獻曝之微忱。敬告我執政我國民者也。

原盜篇下

秦滅六王。一海內。雖起西戎。固神明之苗裔也。魯仲連義不帝秦。豈有種族革命之思想哉。亦國利民福在政治之革命而已。連之言曰。秦棄禮義而尙首功之國也。彼若肆然而爲帝。

則將黜其所謂不肖而與其所謂賢。連惟有蹈東海而死耳。夫使秦之所黜者果爲不肖。秦之所與者果爲賢。則濬封建之餘波。創共和之盛軌。雖不能一世。以至萬世而爲帝王。而羣盜揭竿。蠻夷狃夏之禍。必絕。秦之功德。且上繼堯舜。下薄湯武。可也。而無如秦決不能也。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不勝其沾沾封殖之私。焚詩書。黔首族誅。謗誅偶語。二世而亡。固已晚矣。而其毒氣傳染於後世。卽天子自稱曰朕。一節直至滿清顛覆。中華民國建立而始亡。其餘爲庸主具臣之所祖述者。概可見矣。國體既更。如茅斯拔。如癰斯潰。一切裨政。無由附麗。以生。大總統既由民選。限以任期。則世祿世官。郊祀任子之濫恩。可以漸除。而寒峻之賢路。闕矣。寺人宦官。貂璫充斥。清流甘露之變。東林復社之災。此後自然消滅。而盜殺吳子之經義。乃大暢乎聖心矣。後宮三千。色升愛選。凶於而國。害於而家。此後自然肅清。而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怨曠。泯矣。此皆革命之後。不期而至者也。裨政既去。美政宜興。此則非破壞之能爲功。而建設之所有事。譬之築建章宮。千門萬戶。丹青土木。取精用宏。非有大匠指揮。焉免僞規錯矩。况民國承滿清之積弊。遺大投艱。外債之山積也。要地之割棄也。權利之喪失也。公論之湮鬱也。民權之薄弱也。民德之墮落也。民生之凋敝也。盜竊之縱橫也。非有命世之大英雄。吸收無數無名之英雄。殫精竭慮。連茹兼征。鮮不厥矣。故議院立法者也。萃兩院之英才。以鑒定憲法。而根本法立矣。法立尤貴有行法。

之人民選大總統。大總統選閣員。與都督。閣員。都督。佐大總統。任用百執事人。皆重法。人皆守法。則成爲法制國。而民國之始。基立矣。故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不得人。則負乘矣。得人。則不負乘矣。民國重要之問題。未有過於得人者也。客聞而撫然曰。先生之言。誠然。然安所得數十非常之人。以成非常之業哉。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此理之可必者也。有千里馬。而後有伯樂。此事之難知者也。往者政衰於上。教存於下。春秋亂世。達人生焉。四友之徒。星聚泗水。假令天心厭亂。東周可爲。傳道既得。吾徒行道。亦得吾與。况國僑遽瑗之流。並世不乏。虎嘯風生。龍興雲屬。明明在朝。穆穆布列。才難之嘆。庶幾免矣。自是以降。未足比肩。亡清承專制之閭位。以詞章錮人才。以考據磨歲月。以忌諱挫生氣。以資格困英雄。久矣。成爲奄奄一息之時局。仕途之風氣。既殊。學子之耳目。亦易看朱成碧。矻眼螢光。同治光緒之時。海內士論。推服數人。或居廬士。或隱江湖。大約皆能以文采自見。然皆自適己事。初無遠志。並無命世大賢。足以冠冕人倫。模楷多士者。非獨不及伊周。亦恐難方管樂耳。目近玩於民國。焉能爲有無哉。且人才不聚於朝。則散於野。朝之昏濁。既如彼。野之寥落。又如此。采幹童山。求馬廐。豈不哀哉。乃知專制國之摧殘。正氣。遏抑。人才。有如是之酷者。安所得非常之人。以扶黃極。奠中區乎。山榛隔莽。望美人。如在天末。白駒空谷。誰維繫。以永今朝。下走庸庸。自分無用於世。而私憂過計。竊恐難得及格者。爲我四萬萬同胞之所託命也。答曰。子

何輕量天下士哉。世有小變則小才生。世有大變則大才生。昔者虜氛極熾之時。鷄首陽秦天帝醉矣。而呂留良曾靜之流。且引吭一鳴。著書立說。批逆鱗。履虎尾。以犯天下之不韙。南方遺俗。死則斂以方巾。以爲不如是不能見先人於地下。桂林中秋。壯士兒童。踢柚爲球。以角勝。事畢則抽刀割柚而食之。曰。八月十五殺韃子也。此其風殆起於胡元之世。則中國之人心。何嘗一日忘國恥哉。滿清日腐。中國日危。時世所迫。革命學說日益灌輸。軍心日以激。勵。烈士流血前仆。後繼。廣東黃花崗之役。以身殉國者七十餘人。考其歷史。皆名門俊秀。學校英才。嘆鳳凰麟。千秋一淚。孫文執牛耳於海外。黃興以智免於行間。不及半載。而鄂。浙。義。師。烈。烈。轟。轟。遂成立五族一家之民國。能不推爲非常之人。成非常之功哉。亡國之大夫。且多興朝之人傑。况濟濟多士。發矚新試者。其奏刀更若然也。且夫人才以陶鑄而成。以獎勵而盛。有非常之人。主之於上。含蓋萬有。舉一切智名勇功。推心置腹。以盡其長。無道之世。驅豪傑爲中人。驅中人爲下流。有道之世。進中人爲豪傑。進下流爲中人。其在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厭厥生。生則鳥可已也。斗柄東指。天下皆春。風霆流形。庶物怒生。而人才不可勝用也。革命之際。及其朝氣鼓其向上之心。我知其一日千里也。客曰。甚哉。子之善頌善禱也。下走無似。亦知家國相連。苟無國安有家。但使國有人焉。則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出作日息。有餘快。焉豈顯出不祥之言。以短我國民之氣哉。特默察人心。靜觀世局。竊恐其以

義始而以利終也。諸君子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民國圖存。義聲振乎中外。及各省獨立。而以二次三次革命聞者。皆覬覦都督之位而代之耳。義乎利乎。固難誣矣。不徒覬覦都督。并百執事。莫不覬覦之。號召徒黨。炫惑兵士。許以各軍官。各司長相報酬。下至科員書記。無不部署周匝。此其貪饕富貴之狀。非盜而何。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如飲狂藥。不死不休。盜之橫也。有自來矣。且專制國有權貴。而共和國亦有要人。彼要人者。皆革命之英雄也。瑪志尼。嘉理波的。華盛頓。崇拜而歡迎之。亢宗之令子也。禦患之仁人也。從事獨賢之大夫也。敬焉愛焉。感焉媿焉。爭一瞻其丰采。以慰飢渴焉。此所謂崇拜英雄。固天理人情之至也。而以其能譽人薦人也。遂爲要人。淺中弱植。依草附木之徒。遂以其崇拜英雄之心。而崇拜要人矣。爭妍獻媚。百折千回。擁戴焉。趨承焉。道古今而諭盛德。求官焉。則委任矣。求職焉。則位置矣。脫人於罪。則司法者不敢正辭矣。陷人於刑。則操刀者不敢不割矣。一呼一吸。可以易寒暑。上下其手。可以變是非。而彼要人者。乃不知不覺而入羣小之彀中。爲之分謗。是豈英雄之初心哉。舊日依附權門之汗點。乃從新機關而發生。蛇化爲龍。不變其角。吾安能挽東海之水。滌石虎之腸哉。故吾不憂民間之多盜。而深憂政界之負乘。微論庸主具臣之摧殘人才。衰息卽深山大澤。有異人焉。彼其待價而沽。又安肯低首下心。與雞鶩爭食乎。湘中反正以來。但有境外之戰爭。敘序未爲大紊。然民氣浮動。兵士驕橫。都督忍辱負重。徐理紛絲。漸有

頭緒而炸彈乃二發焉。其一發於軍界。死一人焉。而主將倖生。我不知其何以發也。或曰復仇也。姑無論其仇之當復與否。既曰復仇矣。則亦有義存焉。而非純以利動也。其二發於政界。傷七人焉。而主人無恙。我不知其何以發也。或曰某欲代某官運動成熟不死。其人則委任狀不可得也。嗚呼。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不奪不饜。戈矛伏於樽俎。殺氣盈於摺紳。而欲里有仁讓之風。戶無靡吠之警。何可得也。曰子無然。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而喪中華也。則無此次之革命也。天而不喪中華也。則政體改。國會開。合億兆之耳目。以爲耳目。則耳目聰明。合億兆之心。思以爲心思。則心思濬。哲發明。選公人人。皆有大總統內閣總理之資格。倘一旦三薰三沐。選吾子正位鈞衡。本子好善之心。以來四海之善。好善優於天下。而何患乎負乘。曰先生誤矣。下走雖有好善之心。實無知人之明。爲政在人。衆所知也。取人以身。則益難矣。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則愈轉愈深。玄之又玄矣。曰吾子之言及此。則民國之福也。是有術焉。亦師孟子而已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知言。蔽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能知言。則舉天下之詭變紛紜。繁辭曲說。百相試也。百相蒙也。如日當空。而不爲其所眩。知言則知人矣。何謂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能養氣。則能好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

賢。而。不。能。退。而。不。能。遠。免。矣。此。吾。中。華。不。傳。之。正。學。而。民。國。之。元。氣。也。夫。所。謂。偉。人。者。豈。必。三。頭。六。臂。千。手。千。眼。乎。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亦。在。教。育。家。之。能。昌。明。正。學。而。已。矣。正。學。續。人。才。足。負。乘。絕。羣。盜。滅。

船山月報 第一卷 第五期 原登



專

論

適小
用學

教育部審定 實用教科書

最新
編輯

本館實用教科書，迭蒙教育部審定，稱為注重實用，與書名相符，誠現在最新最善之本，茲將批詞分錄於下。

修身

選材精當。文字明顯。課後附以格言。尤切實用。●教授書體例完備。亦尚合用。

國文

是書選擇教材。以及序次文字。均注重實用方面。與標名相符。可供國民學校之用。●又是書選擇教材。斟酌文字淺深程度。均尚妥洽。

算術

遵照新令編輯。取材簡要。排列適宜。頗符國民學校程度。第三第四冊。與第一二冊相貫。敘行文取材。亦頗簡明。●教授書分敘授要項。設問。設題。注意。備考等目。並附教授實例一則。蒐羅詳備。且徵著者於數學教授。極有經驗。●又選取教材。分配課數。尚屬妥協。●教授書亦頗詳備。

歷史

取材簡要。措詞明順。於每時期之末。各附以總述簡表。俾學生起聯絡統系之觀念。深合歷史教法。●教授書亦詳明適用。

地理

選材簡要。措詞顯明。

理科

取材得當。文筆明潔。●教授書頗合教授法。於小學理科應得之智識略備。

國民學校 每種八冊

修身教科書 每冊折實三分

國文教科書 每冊折實五分

算術教科書 每冊折實四分

高等小學 每種六冊

修身教科書 每冊折實三分

國文教科書 每冊折實五分

算術教科書 每冊折實四分

歷史教科書 每冊折實四分

地理教科書 每冊折實四分

理科教科書 每冊折實四分

各科均有教授書
教育部陸續審定

琴之制法甚詳於說郛。考其取聲之法。世之操縵者。其散聲皆以一絃爲宮。二絃爲商。三絃爲角。四絃爲徵。五絃爲羽。六絃爲少宮。七絃爲少商。其按聲則以一絃十徽取角音。二絃十徽取徵音。三絃十徽八分取羽音。四絃十徽取宮音。五絃十徽取商音。是爲正調。卽所謂黃鐘一均也。閒嘗求諸律呂長短之數。而不得其說。求諸絃度長短之數。而亦不得其說。乃考管子琴度生聲法。而後知五音之次序皆亂焉。今所定黃鐘一均。亦卽世之正調。然其於五音之位置則全易。蓋以一二三四五六七絃爲下徵。下羽。宮。商。角。徵。羽之位。其律呂則以倍蕤賓定一絃。倍夷則定二絃。黃鐘定三絃。太簇定四絃。姑洗定五絃。夷則定六絃。無射定七絃也。曷以言之。如琴之全體五倍黃鐘之數。長四尺五寸。除四寸五分爲岳山龍齧。尙餘絃度四尺零五分。得四倍半黃鐘之數。宮絃度四尺零五分。三分損一。得二尺七寸於九徽之間。取徵音。所謂宮生徵也。徵絃度二尺七寸。三分益一。得三尺六寸於十三徽之外。取商音。所謂徵生商也。商絃度三尺六寸。三分損一。得二尺四寸於七徽九分之間。取羽音。所謂商生羽也。羽絃度二尺四寸。三分益一。得三尺二寸於十徽八分之間。取角音。所謂羽生角也。角絃度三尺二寸。三分損一。得二尺一寸三分三釐三毫三絲有奇。當七徽三分之間。不應宮音。所謂五音窮於角也。此以宮音一絃言之。推之他絃莫不然。卽推之他均。亦莫不然。若以一絃定宮音爲黃鐘一均。則於三分損益之義無一合。卽於律呂之高下亦無一合者。奉

強傳會以訛承訛。奚有當於性情之用哉。惟王氏琴旨定三絃為宮。音足破千古之疑。然專以絲綸巨細為生聲取分之法。究無實見。至以律呂配五音。仍狃於隔八相生之說。故亦遂以林鐘為徵。反因絃度而亂律呂之例。是不明律呂體用之過耳。琴式圖列四卷。

附還宮轉調法

黃鐘 宮音 均正調

大呂 清宮 均正調

太簇 商音 均正調慢一三六絃各一徽

夾鐘 清商 均正調慢一三六絃各一徽

姑洗 角音 均正調慢一三三四六七絃各一徽

仲呂 清角 均正調慢一三三四六七絃各一徽

蕤賓 變徵 均正調緊五絃一徽

林鐘 徵清變 均正調緊五絃一徽

夷則 徵音 均正調慢三絃一徽

南呂 清徵 均正調慢三絃一徽

無射 羽音 均正調慢一三四六絃各一徽

應鐘 清羽 均正調慢一三四六絃各一徽

半黃鐘 變宮 均正調緊二五七絃各一徽

半大呂 宮 均正調緊二五七絃各一徽

余既考琴絃度。又備還宮轉調法。客有執琴譜中此均作彼均彈者。以為問。余曰。此一均備七均。七均得四十九均之法也。如以黃鐘管定三絃為宮音。太簇管定四絃為商音。姑洗管定五絃為角音。夷則管定六絃為徵音。無射管定七絃為羽音。倍蕤賓管定一絃為下徵。倍夷則管定二絃為下羽。此黃鐘正均也。若以太簇均彈。則慢一三六絃各一徽。三絃為本均變宮。六一絃為本均變徵。以姑洗均彈。則慢一二三四六絃各一徽。一三六絃與前均同。四絃為宮。二七絃為徵。以蕤賓均彈。則緊五絃一徽為變徵。以夷則均彈。則慢三絃一徽為變宮。以無射均彈。則慢一三四六絃各一徽。其轉音與前數均同。以半黃鐘均彈。則緊二五七絃各一徽。五絃為變徵。二七絃為變宮。此一均得七均也。其餘六均。可以隅反矣。言已。因綴其語於琴考之左。

瑟

爾雅大瑟謂之灑。註長八尺一寸。按八尺一寸乃九倍黃鐘之度。得通長之位。則厚明堂位曰。大琴大瑟。小琴小瑟。古人郊廟用大瑟。燕飲用小瑟。大瑟二十五絃。十世本黃帝使素女作五

之乃破為二十五小瑟十五絃。樂書朱襄氏使士造制五絃之瑟是琴與瑟。雅樂並重。三代後琴尚得其遺制。而瑟獨無傳。散見諸說者。不過曰雙鼓並兩絃而取一聲。如外十二絃。用右手食指鼓內十二絃。用左手食指鼓。夫鼓瑟如鼓琴。必有指法。若僅以右手鼓外絃。左手鼓內絃。直與膠柱者等。豈足盡並兩絃取一聲之妙。考其施柱法。有以外一絃定黃鐘。以合字應。二三絃定太簇。以四字應。六絃定仲呂。以上字應。七八絃定林鐘。以尺字應。九十絃定南呂。以工字應。內一絃定黃鐘清聲。以六字應。餘十一絃。與外絃音律指法同。如此。無論所指之律呂。協與不協。即其混雜無倫。可知不能成聲。商諸操縵者。或謂當如定琴散聲法。以一絃為宮。二絃為商之類。當二變位者不與。不知琴定正聲。二變按徽可得。瑟無徽按。減却二變。何以濟五聲之不及。竊思瑟絃二十五。如果清濁不淆。設施得法。還宮轉調。莫備於此。爰擬定絃施柱法。按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謂下徵下羽。數多於宮。聲即大於宮。白虎通八音法八卦。絃離音也。離正午位。其律蕤賓。其音變徵。據管子言。則下徵下羽。宜列宮聲之前。據白虎通言。則二十五絃。以蕤賓定其散聲。一絃第一位。自應倍蕤賓管。為宮聲。下徵無疑。故陽律一均。散聲既和。中絃君位。取黃鐘音立一瑟主。主既定。一絃取倍蕤賓聲。與鳳簫左翼之一位應。二絃取倍蕤賓之子聲。管子有倍聲正聲亦半聲本管較之說倍聲一位故即以本管較之子聲三絃取倍夷則之聲。與鳳簫之左翼二位。管子有倍聲正聲亦半聲本管較之說倍聲一位故即以本管較之子聲

應四絃取倍夷則之子聲。五絃取倍無射聲。與鳳簫之左翼第三位應。六絃取倍無射之子聲。推之黃鐘以下各絃莫不皆然。其所以必取子聲者。蓋每絃須高低相應。取雙聲配合。以便雙鼓也。如是。除十三絃君位不用外。則二十四絃。不啻十二絃。不啻十二絃。實符左翼大鳳簫三倍六正三半之全。柱推二十以絃取半無射聲與以二十一絃定子聲若兼擊太急促則將三絃推上取黃鐘聲與半太簇相應二十四絃取半姑洗聲配合法陰呂散聲不必更定。先將中絃移下半位。取大呂立一瑟之主。餘與施陽律然。逐吹順移。便得陰呂二均。世本所謂具二均聲者此也。此實天地自然之聲。當即古今不易之理。小瑟十五絃。取兩爲一。除中君絃。僅五聲。二變之位。而無應倍半管之絃者。但以下徵下羽立宮前徵羽之聲。即於下徵下羽之雙絃子聲分取之。以下五絃皆如一例。或以小瑟位狹。不取雙聲。依次一絃定一位。其第八位。即一絃之雙聲。中指大指。雙勾亦可便取。是亦施柱之一法。其指法運用靈妙。善鼓瑟者。自能領會。一唱三歎。遺音不歇。較琴之聲韻更覺發揚。邑中惟賀生壽嵩。王生光斗。鼓法擅場。時稱二妙。因論指法。故並及此。瑟制尺寸。圖列四卷。

鐘

爾雅有大鐘中鐘小鐘之別。作樂之法。又有特鐘編鐘之分。石磬亦然。但特鐘特磬皆一音無待考。唐會要曰。古制雅樂。宮懸之下。編鐘四架。十六口。近代用二十四口。正聲十二倍聲。

十二各有律呂。凡二十四聲。據此則編鐘之二十四聲。實符大鳳簫之二十四管。但其曰倍聲十二。當是倍聲六。半聲六。合倍半爲十二。方合律歷志以律各倍半而爲鐘之語。且有倍有半。是律鐘十二。自倍蕤賓起。至半姑洗止。無異大簫之左翼。呂鐘十二。自倍林鐘起。至半仲呂止。無異大簫之右翼。鐘體既全。以備還宮轉調之用。方免陵犯之弊。必欲上遵古制。懸莫踰數。按時按調。或倍或半。選擇聽用。惟期不犯宮位。陳設仍止十六。實爲兩得。其法形同製異。倍蕤賓鐘。內高九寸零四釐八毫。中徑八寸五分二釐三毫六絲。上頂下口內徑。五寸九分二釐一毫。體厚一分六釐二毫二絲。倍夷則鐘。內高九寸零三釐三毫。中徑八寸四分九釐四毫。上頂下口內徑。五寸八分九釐三毫。體厚一分六釐四毫二絲。倍無射鐘。內高九寸零一釐四毫。中徑八寸四分五釐三毫。上頂下口內徑。五寸八分二釐七毫。體厚一分八釐五毫。黃鐘鐘。內高九寸。中徑八寸四分二釐八毫。上頂下口內徑。五寸八分三釐四毫。體厚一分九釐七毫二絲八忽。太簇鐘。內高八寸九分七釐八毫三絲。中徑八寸三分八釐五毫。上頂下口內徑。五寸七分八釐四毫。體厚二分一釐九毫。姑洗鐘。內高八寸九分五釐一毫。中徑八寸三分二釐九毫七絲。上頂下口內徑。五寸七分二釐九毫。體厚二分四釐六毫三絲。蕤賓鐘。內高八寸九分二釐。中徑八寸二分六釐八毫一絲。上頂下口內徑。五寸六分六釐六毫。體厚二分七釐七毫。夷則鐘。內高八寸九分零五毫。中徑八寸二分三釐八毫五

絲。上頂下口內徑五寸六分三釐七毫三絲。體厚二分九釐一毫八絲。無射鐘。內高八寸八分六釐八毫八絲。中徑八寸一分六釐六毫。上頂下口內徑五寸五分六釐五毫。體厚三分二釐八毫四絲。半黃鐘。內高八寸八分四釐八絲。中徑八寸一分四釐一毫。上頂下口內徑五寸五分四釐七毫。體厚三分四釐零六絲八忽。半太簇鐘。內高八寸八分一釐九毫一絲。中徑八寸零九釐八毫。上頂下口內徑五寸四分九釐七毫。體厚三分六釐一毫三絲。半姑洗鐘。內高八寸七分九釐一毫八絲。中徑八寸零四釐二毫三絲。上頂下口內徑五寸四分四釐二毫。體厚三分八釐八毫六絲。倍林鐘。內高九寸零四分五釐。中徑八寸五分一釐一毫。上頂下口內徑五寸九分零九毫。體厚一分五釐六毫七絲。倍南呂鐘。內高九寸零二釐一毫八絲五忽。中徑八寸四分七釐一毫八絲。上頂下口內徑五寸八分七釐零五絲。體厚一分七釐五毫七絲。倍應鐘。內高九寸零零二毫五絲。中徑八寸四分三釐二毫二絲。上頂下口內徑五寸八分三釐二毫。體厚一分九釐四毫六絲。大呂鐘。內高八寸九分八釐九毫四絲。中徑八寸四分零六毫八絲。上頂下口內徑五寸八分零五毫五絲。體厚二分零七毫八絲。夾鐘。內高八寸九分六釐三毫四絲。中徑八寸三分五釐四毫八絲。上頂下口內徑五寸七分五釐三毫六絲。體厚二分三釐三毫七絲。仲呂鐘。內高八寸九分三釐四毫二絲。中徑八寸二分九釐五毫五絲。上頂下口內徑五寸六分九釐五毫。體厚二分六釐

二毫八絲。林鐘鐘。內高八寸九分零九毫二絲。中徑八寸二分四釐六毫三絲。上頂下口內徑五寸六分四釐五毫二絲。體厚二分八釐七毫九絲。南呂鐘。內高八寸八分八釐五毫五絲。中徑八寸一分九釐八毫九絲。上頂下口內徑五寸五分九釐七毫六絲。體厚三分一釐一毫七絲。應鐘鐘。內高八寸八分四釐六毫五絲。中徑八寸一分二釐一毫。上頂下口內徑五寸五分一釐九毫六絲。體厚三分五釐零五絲五忽。半大呂鐘。內高八寸八分二釐零三絲。中徑八寸零九釐五毫六絲。上頂下口內徑五寸四分九釐三毫一絲。體厚三分六釐三毫七絲五忽。半夾鐘鐘。內高八寸八分零四毫三絲。中徑八寸零四釐三毫六絲。上頂下口內徑五寸四分四釐一毫二絲。體厚三分九釐四毫六絲。半仲呂鐘。內高八寸七分七釐五毫一絲。中徑八寸零二釐四毫三絲。上頂下口內徑五寸三分八釐二毫六絲。體厚四分一釐八毫七絲。鐘式圖列四卷。

按考工記曰。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驗今鑄鐘之銅。其法每兩用紅銅六錢五分。倭鉛二錢五分。合成鑄時。復用黑鉛一錢以調其汁。鐘模二十四須。各照內高中徑。上頂下口體厚寸分鑄成。則輕重自出。大抵備鑄倍正半全數。鐘需銅四千九百餘兩。倭鉛二千九百餘兩。黑鉛七百五十餘兩。約計於此。以備擇取。

磬

古制編鐘編磬皆十六。蓋金以聲之。玉以振之。始終條理。互相應合。有彼此缺一而不可者。磬之制。曰股曰博。曰鼓。爲一爲二爲三。甚詳於考工記。以大鳳簫配之。編鐘有二十四。編磬亦有二十四。唐會要說可證。制磬必以黃鐘之律爲本。或全數。或倍數。或半數。使各磬體大小如一。然後以各律之長短。定一磬厚薄之準。如黃鐘律九寸。用十分之一。以爲磬之厚薄。其聲自應黃鐘。他律詳後。全體既備。或十六。或二十四。按時按調聽用。亦無陵犯之虞。其法倍蕤賓磬。厚六分六釐五毫八絲六忽。倍夷則磬。厚七分四釐九毫一絲三忽。倍無射磬。厚八分四釐二毫七絲一忽。黃鐘磬。厚九分。太簇磬。厚九分九釐八毫六絲六忽。姑洗磬。厚一寸一分二釐三毫六絲八忽。蕤賓磬。厚一寸二分六釐四毫一絲一忽。夷則磬。厚一寸三分三釐一毫七絲二忽。無射磬。厚一寸四分九釐八毫二絲一忽。半黃鐘磬。厚一寸六分八釐五毫四絲二忽。半太簇磬。厚一寸八分。半姑洗磬。厚一寸九分九釐七毫五絲一忽。倍林鐘磬。厚七分一釐一毫一絲。倍南呂磬。厚八分。倍應鐘磬。厚八分八釐七毫七絲七忽。大呂磬。厚九分四釐八毫一絲四忽。夾鐘磬。厚一寸零六釐六毫六絲六忽。仲呂磬。厚一寸二分一釐林鐘磬。厚一寸三分一釐三毫五絲五忽。南呂磬。厚一寸四分二釐二毫二絲。應鐘磬。厚一寸五分九釐九毫零二忽。半大呂磬。厚一寸七分七釐五毫五絲四忽。半夾鐘磬。厚一寸八分九釐六毫三絲八忽。半仲呂磬。厚二寸一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磬式圖列四卷。

右三卷樂器考必用句讀者欲製器者一目便了幸勿以亂例爲病。

律音彙考卷五

船山學報專論之一

瀏陽邱之桂

鄉飲酒禮摘略

設席於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捺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於西階上。之樂正既升。樂當逐隊。似誤入。經無意。後入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首序工入。自難並序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率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與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宜入堂下。樂也。工序列入。無後先。實於笙。兩侯。事學下分。卑於工。主人獻之。禮亦有隆殺。行。文。宜分序。第。文。雖。分。序列。入。無。後。先。實。於。笙。兩。侯。事。學。下。分。卑。於。工。主。人。獻。之。禮。亦。有。隆。殺。行。文。自。入。樂。南。陔。白。華。華。黍。四。牡。皆。笙。皇。皇。者。華。以。協。六。笙。詩。謂。鹿。鳴。主。人。獻。之。於。西。階。上。工。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謂。更。升。送。歌。也。代。而。非。是。詳。問。歌。說。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二。國。之。謂。合。周。南。樂。召。之。俱。三。終。之。非。謂。詳。合。樂。說。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於。賓。乃。降。階。上。照。儀。禮。作。立。於。西。階。東。

右樂賓

船山學報 第一卷 第五期 律音彙考

鄉射禮摘略

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樂正序在工法略人變前與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於縣中。西面。鄉飲酒禮曰笙入堂方下。非序笙入之。後曰先詳於工。縣中西面。說燕禮之亦昭然矣。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蘋工不興。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於賓。乃降。主人取爵於上。篚獻工。大師則爲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不洗。遂獻笙於西階上。一人拜於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於篚。反升就席。此禮不升。不自易曉。然祇文法之變。非明若鄉飲酒禮。以此燕禮之亦昭然矣。

右樂賓

燕禮摘略

主人洗升。獻大夫於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太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晉薦主人於洗北。西面。脯醢無肴。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卒射之。乃升。大夫皆就席。依燕禮作射人之儀。

右主人獻大夫

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於篚。

右樂賓升歌獻工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如初。卒。

右公爲大夫舉旅

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此曰遂歌。鄉樂可知。乃合。樂二南六詩。爲三終。非如鄭說。歌樂說。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於公。乃降復位。

右樂賓笙間合笙間合三。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

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

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黃鐘主宮。為正宮。詳大射。呂主宮。三為清宮。
大射禮摘略

乃席工於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土相
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挾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
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於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鹿鳴三終。即升華非三終。註主人洗升。實爵
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
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於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
皆降。立於鼓北。羣工陪於後。乃管新宮三終。新宮三終。即同下管。新宮亦用然。大呂清宮。主宮。三
終。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坵之東南。西面北上坐。總按射大射。樂於鄉。請樂。鄉。正射。方
命。弟子。贊工。運樂。於所。下。謂。不。略。新。宮。三。正。終。也。小。師。及。少。正。師。上。工。即。降。立。於。鼓。北。有。既
降。必。管。新。宮。三。終。樂。於。所。下。謂。不。略。新。宮。三。正。終。也。小。師。及。少。正。師。上。工。即。降。立。於。鼓。北。有。既
鄉。人。也。何。以。知。邪。國。無。此。三。增。損。也。蓋。多。周。公。制。六。詩。所。定。先。而。於。制。為。燕。之。樂。大。射。樂。尤。以。通。不。失。下。其。正。情。統。其。觀。用。四
正。禮。皆。以。風。雅。小。雅。二。詩。為。正。前。歌。鹿。鳴。於。樂。終。必。可。以。樂。正。管。曰。此。正。管。新。宮。升。歌。或。同。不。歌。可。以。樂。而。歌。外。以。別。詩。無。非。所。歌。謂
無。由。遂。席。但。降。不。再。立。不。再。設。不。也。詳。坐。瑟。或。新。在。略。三。終。數。說。以。無。正。管。曰。此。正。管。新。宮。升。歌。或。同。不。歌。可。以。樂。而。歌。外。以。別。詩。無。非。所。歌。謂

右樂賓

原史

船山學報專論之一
益陽曹佐熙述

流別丙

一代之史。如班固漢書、范蔚宗後漢書、劉昫等舊唐書、歐陽修等新唐書。

一國之史。如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又如常璩華陽國志。

歷代之史。如尚書、司馬遷史記、梁武帝通史、薛居正五代史、歐陽修五代史記、鄭樵通志。

列國之史。如陳壽三國志、李延壽南史、北史、路振九國志、劉恕十國載記。

一皇之史。如韓愈順宗實錄及後世一切實錄。又如漢明德馬后、明帝起居注及後世一切起居注。

起居注

一官之史。如唐李肇翰林志、宋程俱鱗臺故事、元王士點商企翁祕書監志、明愈汝輯禮部志彙。

志彙

一方之史。如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周淙乾道臨安志及後一切省府州廳縣志。

一家之史。如唐劉知幾劉氏家史、劉氏譜考、劉晏家譜、及後世一切家譜。

一人之史。如晏子春秋、又如家語、提晏子一書皆述晏嬰言行其體於魏鄭公諫錄為近四

有地言行及弟子姓名事略不具錄此子家語之為經緯王備者也書後有諱錄三卷文集五

世德錄二十卷外集七卷續編六卷附以年譜五卷

集史之別為九也。義有三。因。一曰因。二曰因地。三曰因人。一皇之史。即一人之史也。而古之作。者胡為二之。曰是因。人之貴賤為區別也。一家之史。其要可錄入一方之史。一方之史。一官之史。其要可錄入一國之史。一國之史。其要可錄入列國之史。而古之作者。胡為五之。曰是因。領域之廣。陬為區別也。一代之史。其要可錄入歷代之史。而古之作者。胡為二之。曰是因。閱時之修短。為區別也。所因各異。斯其內容之條理。詳略輕重。舉因之而異焉。弗能強合也。或者弗審其實。而強欲合之於人道之載。弗足以言備也。

別史之紀事者。如唐杜佑通典。宋王溥唐會要。五代會要。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明徐溥等明會典。以上提要又如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章冲春秋左氏事

類始末。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郭允蹈蜀鑑。以上提要

別史之紀言者。如宋宋敏求唐大詔令。林慮西漢詔令樓昉東漢詔令。以上提要又如宋范

仲淹政府奏議。劉安世盡言集。陳次升讜論集。趙汝愚諸臣奏議。以上提要

別史之紀人者。如漢劉向列女傳。晉皇甫謐高士傳。宋王當春秋列國諸臣傳。費樞廉吏傳。

朱子名臣言行錄前集後集。凡都一切人物。為一紀者。皆是若專紀一人者。則為一人之史。其體例與此不同。

別史之紀世者如世本。又如國朝陳厚耀春秋世族譜。凡都百家世系。爲一紀者。皆是若專紀一家者。則爲一家之史。其體例與此不同。

別史之紀年者如春秋竹書紀年。漢荀悅漢紀。晉袁宏後漢紀。隋王通元經。唐溫大雅大唐朔業起居注。宋司馬光資治通鑑。朱子通鑑綱目。呂祖謙大事記。

紀事紀言紀人紀世紀年。均有別自爲書。不入集史者。所知舉方至於紀修書。則宜與所修之書相附麗。鮮單行者。

集史之別。有九。匪至唐以後。而始具也。隋以上。已有之。隋書經籍志。史部起居注類。首穆天子傳。六卷。漢獻帝起居注。五卷。此一皇之史也。雜傳類。有曾參傳一卷。東方朔傳八卷。此一人之史也。譜系類。有京兆韋氏譜二卷。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此一家之史也。地理類。有南徐州記二卷。三輔故事二卷。陳留風俗傳三卷。此一方之史也。舊事類。有晉東宮舊事十卷。東宮典記七十卷。尚書大事二十卷。職官類。有陳將軍簿一卷。梁尚書職制儀注四十一卷。此一官之史也。霸史類。有華陽國志十二卷。燕書二十卷。此一國之史也。正史類。有三國志六十五卷。霸史類。有十六國春秋一百卷。此列國之史也。正史類。有漢書一百二十五卷。晉書八十四卷。此一代之史也。正史類。有史記百三十卷。通史四百八十卷。此歷代之史也。別史之別。有五。亦匪至唐以後。而始具也。隋以上。已有之。隋志。史部有舊事儀注刑法三類。

成別史之紀事者也。刑法類有晉令四十卷、梁令三十卷、北齊令五十卷、陳令三十卷、隋開皇令三十卷、隋大業令三十卷、漢朝議駁三十卷、晉雜議十卷、晉彈事十卷、漢名臣奏事三十卷、魏名臣奏事四十卷。此別史之紀言者也。雜傳類有三輔決錄七卷、海內先賢傳四卷、高士傳六卷、逸民傳七卷、孝子傳十五卷、忠臣傳三十卷、良吏傳十卷、高才不遇傳四卷、高內名士傳一卷、文士傳五十卷、陰德傳二卷、知足傳十卷、高隱傳十卷、列女傳十五卷、列士傳二卷、名僧傳三十卷、高僧傳十四卷。此別史之紀人者也。譜系類有世本二卷、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百家集譜十卷、百家譜三十卷。此別史之紀世者也。古史類有紀年十二卷、漢紀三十卷、後漢紀三十卷、漢魏春秋九卷、漢晉春秋四十七卷、晉陽秋三十二卷。此別史之紀年者也。蓋史也者，人道之載也。人之爲道，演而彌廣，卽史之爲體，亦析而彌多。斯理與勢之自然者也。

文

苑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教 育 部 審 定
單 級 教 科 書

共和國。首當普及教育。普及教育。以推廣單級學校為最宜。但其編制。與多級學校不同。本館特照單級規制編輯此項教科書。內容以開揚自立自尊愛國合羣諸義。甚合共和宗旨。選材謹嚴。字跡工整。秋季始業三學期各校最為適用。教授書均係合編大本。可以同時教授四級學生。茲將書名及價目列下。

修身教科書	十八册	實洋各五釐
修身教授書	乙甲編各六册	實洋各八分
又大本甲編第一四七 三六九合册		乙編第一四七 三五八合册 實洋每册 一角二分
國文教科書	十二册	實洋各四分
國文教授書	十二册	實洋各一角
又大本第一四七 三五八合册		實洋各四角 三角半
算術教科書	十二册	實洋各三分
算術教授書	十二册	實洋各一角
又大本第一四七 三五八合册		實洋各五分 三角
算術教科書	三册	實洋各四分
算術教授書	三册	實洋各一角
體操教授案	一册	定價洋三角

船山先生生日釋菜詩序

船山學報文苑之一

船山先生以明萬曆四十七年己未生。距今歲甲寅幾三百年矣。先是湘鄉曾文正忠襄兩公大刻先生遺書。而侍郎湘陰郭公復爲先生建祠。構思賢講舍。置書局。今學社在會祠前。卽舊書局地也。今年九月之朔。先生生日。社集釋菜。敬瞻遺象。清酌始升。籩豆有嚴。既卒事。相與譚燕。分韻賦詩。逾月。凡得詩若干篇。屬緒欽爲之序。蒙閭賸陋。懼不敢承。無已。則請釋先生之書。以達詠歌之志。其可乎。蓋維天地定位。人參其間。其始渾渾冥冥。有聖智者出。爲之彝倫綱紀。禮樂刑政。自授時定曆。則壤析壘。朝廟燕饗之儀。車服圭幣之等。選賢造士之方。農桑井邑之制。林麓藪澤之殖。食貨財賦之經。莫不竭其耳目心思。凡以孕育生人。盡其養與教也。故曰。作之君。作之師。自三代之衰。便私背公者多。而生民之禍。始亟其間。君非聖智。則責在輔弼。及賢人不得志。則責在師儒。而政與學遂歧。而爲二。絲秦漢以迄於今。先王典章彝憲。存者已僅。論世者稽國勢之盛衰。訊民生之忻戚。治亂平陂。貞邪雜糅。未有百年無事者。則皆人心侈肆。蔑禮教。崇姦詐。禍延於邦國。毒鋪於黔黎。賢人君子。始則閱亂傷時。痛斯民於水火。繼乃衰殘。守闕甘遠。遯於荒寥。怵兆姓之無依。懷三代而未逮。誠未忍一日與民忘也。然此民也。雖屢歷暴君汗吏之淫威。蜩唐沸羹之慘慄。而淑秀之倫。猶得長。長幼幼尊卑禮俗。醉飽嬉游。蓋神聖之澤。淪及深微。譬若人受天地之熏。載仰日月之臨。照而相

忘於生成胸育之中。此聖人所以立極配天而摺紳縫掖之徒。復時與講明維繫亦深懼逸。居無教之不可。長人欲橫決之爲害烈也。爰泊近世高聘遐驚束閣經傳滂洋恣肆矯厲摧。蕩若以前中國並無所謂學者。何其慎也。夫因時趨變固亦開物成務者所宜知。然苟稍悖乎家國天下之本倫常禮教之原。民蕩而離治。何由立若夫究物理之蕃變窮機製之靈巧。工師之殫精者能爲之亦豈先於修己治人。之大者遠者乎。先生當明季革除之際。嘗馳驅嶺表。一事桂藩齟齬以歸。避地箸書盈三百餘卷。究述六藝旁及百氏。抉經心執聖權。本其維世弔民之意。故正辭以論史。不屑屑糾斥姦庸。尤嚴責君子。凡立國規模戎機戰略。君心邪正。民事興壞。風謠習俗。河渠食貨。條貫纖鉅。綜燭幽隱。而其心之惕厲憂危。恥以言見。精契於天人性命之微。明週於古今事物之紀。空山無人。唏噓悼望。巉峭駿厲。肅然深遠。信乎天民大人。可以託生人之命。開來世之太平者也。今社集諸君。懷對越之不違。軫世變之方劇。穆然想先生之含冰茹蘖。必有悱惻悲憂。深自刻勵。思所以正己正物。以徐達於所謂拯民匡世之責者。如徒以詩歌詠歎託之空言。亦豈先生之意。與立此社之初志哉。緒欽無知。亦附詩一篇。陟陔而趨。深懼先生正色屏斥。責其無誠。不足以與於升降登歌之末也。甲寅冬十月袁緒欽

船山先生生日釋菜詩

編分韻
次韻

瀏陽劉瑞沖

六經雖從秦火存。神祖聖伏絕微言。漢唐諸儒雜疵醇。文章性道溝以分。南學道統豈不尊。
左徒志絜纒蘭蓀。上稱帝譽下齊桓。蒼梧雲愁叫不聞。楚產長共蠻陬淪。大儒崛起披荆榛。
濂溪直溯洙泗源。孔顏樂處真可尋。光風霽月被中原。一洗千載煙霧昏。後儒羽翼皆扶輪。
遂使宋學追皇墳。千支萬派羅紛紛。歸極無敢踰籬藩。初明諸老尤辛勤。承元墨守徒斤斤。
江門稍見舞雩春。姚江竟燒婆律芬。神山可望不可親。末流蕩濇同坑焚。游羿之毅何芸芸。
誰從涇渭疏清渾。祝融神降動星文。篤生夫子荒江濱。橫渠父母稱乾坤。知禮成性合天
人。獨擎正學希先民。功與茂未同策勳。天靳道術匡時君。衣冠南渡遭崩奔。尙思改服康世
屯。嶺表從王感積薪。南廷雖小積弊深。歸歎非時傷鳳麟。六經生面開精魂。掃除糠粃謨睿
神。章靈誓志比靈均。弓旌無復來衡門。空山奇服巾儒巾。並世應愧顧黃孫。精神感人浩無
垠。噩夢一覺天地新。大道爲公無主臣。天心剝復終至仁。但願五行非汨陳。邦基乃在敘彝
倫。先哲遺澤良未堙。高山景行思陶甄。編摩如見誨諄諄。海內髦士知率循。皇覽初度在茲
辰。寒泉秋鞠。肅明禋。湖湘耆宿走踈陵。一時盛事誇榆枌。時危道喪恥薦紳。冥冥四海猶禋
氛。小雅盡廢聞愁呻。青齊東畝勞鄰軍。哀哉酒恥將何因。安能局促牛馬羣。汨羅有水不可
沉。石船有山難隱身。眞儒無位空討論。逐風易俗非昏晨。古今一律天所遵。我欲排天叩天

閣。

未陽谷巨山

鄒嶧津逮歇。大道久霾昏。汲汲宋五哲。搜討殊殷繁。猗與張橫渠。月窟探天根。鴻文何懿鑠。朗照徹庭軒。奈何良知說。儒釋溷一源。霸政復瑣屑。漢詁亦囂喧。世運彌榛蕪。板蕩淪中原。衡雲葱以鬱。湘流清不渾。網緼召大和。降神積德門。五百聞知統。宗宋祖湯孫。晦盲否塞中。隻手正乾坤。哀哉皇明季。索朽六馬奔。腥臊徧諸夏。戎騎如蜂屯。悲涼異族慟。慷慨世臣恩。賚江桂嶠間。艱辛節義敦。楊疏豎膽裂。劉戈羯魄吞。吻血莫填海。喑音徒叫閭。漢兒非胡兒。慧掃紫微垣。瓠落屈船山。松菊鎖邱園。肯埃明夷訪。且紆潛夫論。天人窺往復。體用該貞元。上蔡與姚江。枝葉日以蕃。廓清比武事。一擱一血痕。深醇正蒙旨。精粹黃書言。果開六經面。獨見人道尊。神州縱波沸。小嶼自孤蹲。切切華夷辨。森森人禽樊。雞鳴天下白。武漢義旗翻。虜祚第三百。黃裔雪讎冤。編述革命史。嵩岱有崑崙。私淑佩高潔。悅懌猶負喧。音如親警欬。居幸邇榆村。汲深恣修綆。適燕困南轅。閭閻柘原翁。矩矱先民存。慧燈幽得燭。茶心舌莫捫。汪洋匯學社。精嚴立道藩。甲寅九月朔。初度懷荃蓀。遺像肅展謁。丰儀霽春溫。嘆息物競劇。紛紛天演揆。內闋哀鷓蚌。外鬪驚虎獐。權利實荆棘。忠信須蘋蘩。庶循精義學。長蘇愛國魂。

寧鄉傅紹巖

賢達世所希。蹇述翊名教。舳舳船山翁。資識本踴躍。聖學不逢時。乃丁明末造。朝政日以非。六合紛羣盜。世衰道益微。黔黎失丕冒。天眷有時窮。潛身伏荒微。內聖而外王。寧復隨時好。噩夢與黃書。疇則窺堂奧。卽今喪亂餘。所貴在龕暴。經世學固存。足貽後人傲。四海緬澄清。有如百川導。興亡本由人。此理同燭照。能探理亂原。始足言治要。公去日已遠。軒冕付泥淖。吁嗟三百年。猶復留遺貌。今我肅衣冠。再拜瞻祠廟。

長沙吳嘉瑞

神州昔喪亂。橫流嗟濛濛。披髮泣伊川。弁髦慟周孔。夷夏失巨防。腐儒叢蟻螻。衡湘有遺民。悲憤心慙慙。六經開生面。百家歸理董。大義揭日月。陰霾照瞳矓。黃書與噩夢。遠思闢鴻濛。沈沈三百年。機緘漸萌動。學理徧垓垓。珽然發喙。亭林與梨洲。並立三家廡。遂開太平運。葱蔥何鬱鬱。舊邦膺新命。中原正倥傯。斯文倘未喪。衆喙息味味。欣際覽揆辰。羣賢詠蕙萃。瞻敬三歎息。作歌效囉喏。

益陽陳鼎忠

漢家百六失鈴總。臙流襄陵飛濛濛。鄒豐日沫黯無光。誰爲天地闢瞳矓。奄有孤臣應運生。垠崖劃落萬象動。直浮析木浴羲和。豈但鐵搗迫南董。當年小腆貪稻粒。踰躋虜廷競輶琫。亦有豎儒衍脛言。因緣浮屠傾水桶。大界竟敢裂三維。至道何堪窺一孔。先生危坐柱中流。

彈指羣妖。蟻蟻。括垢六經。煥精瑩。襲微萬物。獲挺捫。欣逢災黃。灰復然。高岡誰嗜。雜萋奉。形質消泯。靈爽懌。萬衆瓣香。仰併幃。觀海言水。吾知難。寧惜大澤。擬壘空。

瀏陽劉善澤

哦。峨。衡。嶽。高。淳。淳。湘。水。淨。至。道。無。端。倪。元。靈。於。焉。孕。人。生。亦。何。限。得。之。要。云。僅。自。非。賢。者。流。毋。爲。扶。輿。病。千。秋。有。船。山。磅。礪。允。相。映。浩。然。氣。與。俱。大。鈞。不。能。吝。歲。寒。驗。松。操。風。疾。知。草。勁。乾。坤。兩。芒。鞋。身。世。雙。蓬。鬢。中。原。邁。板。蕩。陽。九。厄。明。運。北。寺。專。斧。柯。蹄。跡。紛。臬。獍。黍。離。宅。殷。憂。忠。孝。本。天。性。芳。躅。巖。壑。闕。一。往。成。獨。行。心。抱。越。石。孤。學。希。橫。渠。正。探。籥。得。鄒。魯。奉。盤。陋。賈。鄭。汲。深。因。綆。脩。道。肥。乃。義。勝。六。經。開。生。面。微。危。導。切。近。世。變。殊。靡。常。網。維。賴。以。振。曠。哉。萬。世。師。不。死。天。所。懲。眞。同。造。物。遊。長。共。徂。年。競。遺。風。激。頑。懦。瓣。香。矢。恭。敬。寒。泉。薦。秋。菊。山。果。羞。盤。飮。載。拜。將。致。辭。中。懷。難。可。罄。浮。生。信。無。涯。斯。道。寧。有。竟。豈。伊。天。賦。偏。獨。於。吾。儕。靳。殤。壽。自。人。爲。疇。能。司。其。柄。嗚。呼。此。心。同。要。以。精。誠。印。曰。予。去。公。世。邈。矣。逝。遐。聽。悠。悠。三。百。年。流。光。一。轉。瞬。

桂陽陳毓華

風厲草益勁。時昏道逾峻。達節聖所難。區區守忠信。繫昔明社夷。網維忽弛紊。文武道未淪。神人咸恚忿。越石痛坤儀。屈原慨天問。洪波鱗不恬。名教偶一振。允哉南嶽翁。待旦希姬舜。畫地善閉關。拂衣凌千仞。樂道發微言。湛識回衰運。羹齋神所王。百死堅不磷。進免龔勝危。

退謝薛方臆。弓招豈不懷。委質有遺訓。肝鬢永昭靈。溪菴展芳訊。持義謝當途。榮辱在俄瞬。

桂陽彭政樞

鸞熊闢楚壘。文化通南國。衡岳鍾精英。賢聖相踵接。聖教師尼山。志道兼據德。德則述五帝。道乃參三極。春秋去已遙。六經資羽翼。戰國推陳良。令名爲豪傑。炎宋有濂溪。道心契周易。不有子王子。胡以綿教澤。運會際陽九。學術未統一。天不喪斯文。名賢挺高節。亦在王子樂和篇變化泯形迹。精一衍真傳。譔述堅毅力。既闢老氏玄。復懲釋與墨。道緒繼素王。聖作兼節里明迹。名世五百年。理數可預決。鄒賢不我欺。任道乃天職。我今壽先生。其道光奕奕。裴衷竹。適堂。明月夜。生白靜。展易卦圖。乾坤悟消息。

長沙黃 磨

世運剝復猶環循。聖道亘今古乾坤。乾坤不毀道不湮。元二陽九長存存。繫昔有明丁甲申。潢池塘沸貂錦塵。雲興長白鬱昆侖。國君殉國國有魂。神器易姓豈非天。忠者爲僂虜者臣。船山嶽嶽子遺民。殘形代死全天親。餘晷收合署行人。疏雪五虎儼一馨。大命不祚化鶴猿。躄貞蒙難明哲身。儒幸未阮書未焚。蒙泉觴濫碩果根。空山饌箸思傳薪。再越陌禩論不菜。湘鄉二曾鏡版珍。三百餘篇煥邱境。四書訓義道之津。此船山遺著補彫者誰卯金君。君曩

與余依帝閣。水部水衡兩曹分。君搜桑梓先詰文。爰列楚寶鬪龍鸞。瓣畫孽窠標奇芬。良翁集

賢遺書百數十種歐陽節齋同年閱世三紀狂瀾翻。南湘建素北斗殷。君為蒼生起羸孱。先

覺覺後追有莘。卷舒絳雲雲自閒。會城啟社臨浩園。先生覽揆重陽前。甲寅玄月朔庚寅。汜

今為壽三百春。萬曆生於丹橋黃蕉肅明禋。先生遺象衣冠尊。有客革履篲以氈。餘子鞠躬

首若髡。先生下視涕為漣。彤狀未也重靈原。爾其守道金石堅。毋為薶說毋。言諷籀。吾書

悟真筌。卯金社主服膺虔。凝粹堂中五圖懸。三劫字明書天生石船勝鐵船。菊園竹邁謝帛。茂

薑廬服食足延年。別峯題柱正法禪。觀生觀我我之安。髣髴坐風立雪間。遺墨林離螭蚪蟠。

手澤如新家猶傳。王廷賢子勳成先生遺墨凡數千言石崖蕉畦學蟬媽。先生散著述公蔚然

橋梓八世孫。一庭禽鯉相討論。烏虜先生慟三仁。微子不作比干冤。疇陳倫敘景朝鮮。明夷

待訪共勛旃。

益陽曹佐熙

芸芸萬生表。昂昂得此身。鼎焉配天地。方無愧為人。孔堂昔鑄顏。六合期歸仁。成物先成己。復禮為之津。自餘七十子。亦咸尊所聞。處焉崇明德。出焉新吾民。自從哲人萎。諸子說紛紛。暴秦既混一。儒坑復書焚。漢除挾書律。經術求嬗門。訓詞雜讖緯。往往迷其真。不有宋五子。誰與光斯文。船山起承之。精純復精純。人禽辨幾希。瞬息嚴操存。明社際陽九。扶義康時屯。

說苑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方雜誌

每册三角預定全年十二册三元郵費每册三分

詳載政治文學理化實業以及百科之學說并附中外時事詩歌小說均極有關係之作

教育雜誌

每册一角預定全年十二册二元郵費每册一分

本雜誌屢加改良銷數日增足徵吾國教育之進步材料注重實用主義門類共分二十

學生雜誌

每册一角預定全年十二册一元郵費每册一分

本誌為全國學生界互相聯絡之機關以輔助學業交換智識為趣旨每册有四五萬字

少年雜誌

八分預定六册四角四分全年八角郵費每册一分

四卷一號起大加刷新趣旨在發揚小學生精神統一少年思想精選材料增加頁數

婦女雜誌

每册二角半預定全年二元五角郵費每册二分

提倡女子學問增進女子智識內容完備體例謹嚴封面用三色版精印并插各種圖畫

教育部獎英文雜誌

每册一角半預定全年一元五角郵費每册一分

推廣英文知識為宗旨務期適合普通程度俾學生可資課外補習仕商得於公暇自修

教育部獎英語週刊

每册四分預定全年共一元六角郵費每册洋半分

內分讀本會話文法作文翻譯尺牘故事新聞等材料豐富註釋詳明每逢星期六出版

小說月報

每册二角半預定全年二元五角郵費每册二分

自五卷起放大版本擴充篇幅精選材料每號字數約在十萬左右較原有增五分之二

兒童教育畫

七分預定六册三角八分全年七角郵費每册半

將有關於各科學之事實繪為圖畫用簡單文字說明俾兒童閱是圖識其文即知大概

白獄卒索酒至。盡一釥而死。公行哭於野。五日夜抵江州。投文給諫德翼家。爲位。盡哀。嘔血數升。扶危病急趨南昌。請金帥兵會贛州不下。湖口告急。江兵不出。公憤不知所爲。閣學姜公曰。廣勸入湖南。控援督府。至永新。道不通。乃南趨鄱縣。會官坊劉季鏞。季鏞先已有兵。稍收數縣。衡州不下。未得與督輔永全之師會。公諗鄱僻邑。苟自活。非用武地。泛便江下。未號召未人。未亦先起兵。迎前光祿少卿朱蘊金。號巡撫監督。蘊金不能其衆。公至。部曲皆問。詣公求自効。或毀蘊金劄領期會。公開誠。屈已權宜。經畫裂衾絮置甲。銷鞞帶。斥賣衣襪。市酒縱諸健兒飲。羣心感折。乃痛哭。誓衆申束伍。嚴要令。先自菲薄。民取水飲。亦酌以錢。未人爲動。盡悔其焚掠之習。將聽命焉。期以十一月。簡精銳渡湘。出衡山。管嗣裘之兵順流下。茶醴趨平江。蒲圻以撼武昌爲大軍西援。聲勢既振。一妄男子求媚朱蘊金。不得。遂以公媾。蘊金益怨公。一日與虜相持。逐公。方正馬持槊追寇。去營五里。蘊金使揭一紅纓笠子呼陣後曰。周兵部從虜中來作間。今搜得笠子。渠走虜陣去。追射殺者有賞。一軍呼噪。公登山見內亂遽退。諸軍見公返。不敢格射。盡告以故。公急反執蘊金手問曰。此言豈自公發乎。蘊金顧笑曰。畏君追虜遠且陷。聊戲使君返耳。願舉軍譁亂。部將皆恚。遂奔潰不能止矣。蘊金益欲殺公。遣邏者四出阻公路。公不得已取間道走永州。謁督府於城下。先是公抗疏言兵事。有云。在廷以門戶爲封疆。在外以逍遙爲恢復。督府聞之怒。辭不見公。監軍御史江見龍爲居間。

乃得見。日夕言兵事。督府稍益優答。從下衡州。撫逆團。收義兵。督府邀公下湘潭去。時督府與制相交隙。孤留湘城。矯語懾衆。抗表稱病。求解。公一日入見。退語人曰。督相功未至而先盈盈形於色。葉可蔽目。豆可塞耳。臥勅敵於七十里之外。而絕其耳目。其能免乎。吾母兄讎未報。不可以俱死此城中。明日遂渡湘。診江西圍去。不三日而虜騎突湘潭。督府死焉。公至茶陵。江西繼陷。收潰卒成軍。將南度。郴桂援湖南。江帥蓋遇時將叛。一夜劫衆圍公。執至帳。縛之急。公曰。我之至於此天也。雖然。吾不可以再活矣。遇時尙未有殺公意。公求死。乃斫殺之。嗚呼。公知中湘之敗而先去之。豈不知遇時之不可與軍。姑卒與之而終以自喪也。江西陷後。庾嶺守。郴桂覆蕩。民仇兵仇。帥刼叛。降覆相。仍東南事。不可爲公。且生亦將何爲。耶公舊豪飲。使酒。迨起事。卽絕酒。不入口。少食。強病時。跳搏投石。猿引危壁。以習勞。所至收遺書。昇以自隨。日治事。酌客。逮晚。置酒坐客。隅談笑。過丙夜。挑燈讀書。琅琅動四壁。所寓室且行。率灑掃。位置器物而去。恂恂折節。警士友心。以爲歡。初入湖南。託劉季鑛。已而或間之。歎曰。劉四哥自佳。公子顧耳。易動。吾交情自此絕矣。彼雖非能辦者。於吾入楚爲逋逃主。我今且欲合而不得。我直自以爲非人也。因潛然泣下。其篤於士友如此。公詩清健有致。一妾亦善吟詠。丁亥除夕。泛舟漢陽。江中置酒。稍起。酌江水。曰。此孫權散花洲也。江山晚。人誰使中原至此。四座皆爲太息。有頃。一箋從幄中出。載詩一律。中云。兩岸江山逢歲暮。中流日月

正天陰。蓋公妾所作也。座客復有泣下者。公每道之。輒哦詠。再四太息而起。

實錄周公按

用此餘證字可補

署臨武縣事李公

公諱興璋。字天玉。岳州巴陵人也。氣質溫重。爲文清麗沈則絕崖壁。己卯。以乙榜第一人出。華亭伯章公之門。是歲。乙榜以貢入太學。試六曹銓。公至都下。不樂其選。謝試南歸。癸未夏。張獻忠陷岳州。逼汚紳士。公以小艇夜渡江。走沔陽。始達江北。左良玉前部卒至。與公遇。譙詰公。以實告。部將問知賊大隊在湖北。因謂公盍導我渡江。復而郡乎。公未許。竟彊公行至。則僞吏走。部將邀公飲。郡麻。適擒數人者。至。將殺之。公素識其人。言於部將。此非賊。乃市民。盍貸之。其人注視良久。叩頭而去。會獻忠復自長沙下岳。將趨荆。部將却走。公蒼莽隨渡江。不得通家問。僞吏復集。所釋數人者。遂前白吏李貢。生實以兵至。我見踞而飲。此麻也。僞吏盡勦。獲公父母兄弟子。姓二十餘人。皆害之。十二月。寇去。公返里。乃知凶問。泣血收瘞。誓墓不婚。宦甲申。亂兵掠巴陵。公一弟又死。迺問道走長沙。謁章公於幕府。猶柴毀。無人。色。章公持之泣下。苦喻令應辟。召公不聽。已而彊補公。臨武教諭。曰。臨桂栖峒山。有難可免。子孤。立不念門戶。忍墮先人血祀乎。公迺赴任。更就鄉舉。登丙戌榜。有宦族某甲。以貲入督府。爲臨武令。掇削士配。庭扑諸生。公奮起。率諸生哭於文廟。直前持令數之。具以其賕狀告之。督撫

令爲劾去。督撫曰：必欲得令，宜其民無愈。李廣文矣。強公視事，十辭不免。攝縣未幾，虜陷衡州。或勸公去，公曰：吾以掌故代視邑，非天子命，城社非我有。我豈不知且走？顧予昔走而父死，母死，兄弟子姓死，今復忍言走乎？吾誓不宦而辭邑，不得天也。予抑死，此而已。大臣走國，彼固有名，吾不患無名，而中心實媿。爲之名，予決死。此君無復言，召諸生焚香，泣望南拜，誓死不剃髮。有教諭洪恩榮者逸出，見虜，以虜從左道來，襲公，見執，繫衡州獄中。每日巾櫛，擁草端坐，與同幽繫者聞大人口占唱和，禿筆敗紙，從獄孔中寄友人。詩軼不傳。孔有德臨問之大罵，不屈。遂遇害。時年二十有六。公從一髻奴，自巴陵隨公南來，馴朴，啣如童子。至是亦大呼曰：我主人天鼉郎官死耳，不從狗豕活也。虜怒，叢刀築殺之。聞大臣羅田人以諸生從江督軍中，表監紀知縣，隱鄱縣山中，被執，與公同死。其後職方周師文收葬之。

鎮西將軍朱公

公諱旻如，字宗臣，桂林人。起家武舉，爲宣國公焦璉別將。官終都督同知，佩鎮西將軍印。始官協將時，將三千人，已成一軍。戈鋌旗幟騎步相間，雄於西軍中。顧折節喜書史，修廉幅，不效尤掠剽。會湖南淪沒，督師奔桂林，不戢其軍，客旅驕恃，縱奪粵民。下至孟粥破襦，不保宵旦。兵科給事中南昌萬六吉過桂，難民扳哭，百里不絕。萬乃榜狀通衢，言楚兵入粵，本屬奔北，不自悔禍。魚肉粵民，問之則曰：我督標也。此而無如何者，况獷然諸帥之部曲乎？本科

毅庵雜記一

船山學報說苑之一

益陽曹佐熙

記衡陽劉氏所藏王船山先生遺藁

衡陽劉氏所藏王船山先生遺藁。凡四十餘種。同治初。湘鄉曾氏廣新化鄧氏之意。刻船山遺書於江寧。購求底本。劉氏所藏。稍稍傳播。民國三年。瀏陽劉蔚廬先生開船山學社於長沙。聞劉氏尚有未刊之本。使人至衡陽借鈔。得搔首問相宗絡索二種。暨劉君審吾所爲衡陽劉氏珍藏王船山先生遺藁記一篇。篇中於王劉二家之世交。船山遺藁之目錄。劉氏愛護遺藁之苦心。咸有述焉。亦後之爲船山學者所不可不知也。茲錄其文於左。

吾九世祖登甲公字起潛。以詩禮傳家。與先生之父武夷先生友善。武夷先生嘗教授於小雲山。弟子衆多。十世祖紹蕢字去華。亦從學焉。明崇禎末。流寇張獻忠陷衡州。先生由南岳遷徙菊花園。著述明志。十一世祖永公字崑映。永侯字近魯。與爲莫逆交。使十二世祖安基公字元履。叔祖安鎰公字存孺。安上公字子禮。執弟子禮。受業於先生。安基公以長女妻先生第三子攸。於是秦晉之好篤。而金蘭之誼益固。武夷先生卒。先生效魯公繼周公之志。說南華於小雲峰巔。一時從者蟬聯燕處。先生因峯之幽邃。澄清眩目。異境常新。名其寺曰別峰菴。自作小雲山記。云友人劉近魯居其下。有高閣藏書六千餘卷。導予

遊者以近魯酷好藏書。笥篋充棟。先生名其堂曰滋德。以樹德務滋。世世相承。恆著誦於堂之左側北牖。與永公祖時相討論。永公歿後。先生於文集則有評。除自所著遺稿外。另著滋德堂集。十三代祖邦正公字炯介。以及吾父祿一公。凡五世。代相珍藏而不敢散失。默守先傳。云先生之道。五百年後。必定大行。確乎其有信也。故前清呂留良之禍。波及船山。圍搜菊花園。而先生遺本珍藏。吾家存留無恙。莫非天之未喪斯文也。同治初。湘鄉曾氏搜刻先生遺藁。茫然莫得。時先父授徒常文節公家。因託常氏殷勤致詢。始出遺藁相授。嗣後原本發還。僅得詩廣傳讀四書大全說。張子正蒙注。老子衍。莊子解。船山鼓棹數冊而已。而先生手批周易內傳外傳禮記章句及各文集扣未見覆。先父祿一公每誦邦正公藏書詩云。藏書有借忘非已。探蠹恆空夢不圓。服膺傷之故。相宗絡索搔首問三藏。法師八識規矩論。讚藁藏吾家。屢經文人學士詢查刻刊。而吾未敢應者。恐莫見覆故也。茲值民國光復。倡千聖之正學。發二酉之祕藏。謹將搔首問相宗絡索影鈔公世。援引先人藏書之隱。而宣白於同志。謹將船山先生在吾家所著書目列於后。

周易內傳

周易外傳

周易大象解

易經稗疏
尚書引義
書經稗疏
詩廣傳
詩經稗疏
禮記章句
春秋世論
春秋家說
四書稗疏
春秋稗疏
續博議
讀四書大全說
授諸生講義
張子正蒙注
近思錄評釋

老子衍

莊子衍

莊子通

淮南子解

呂覽釋

楚辭通釋

許氏說文廣義

相宗絡索

三藏法師八識規矩論贊

思問錄內篇

思問錄外篇

噩夢

黃書

侯解

搔首問

識小錄

南牕漫記

讀通鑑論

宋論

大行錄

五十自定稿

六十自定稿

七十自定稿

憶得

柳岸吟

船山鼓棹

初集 二集

九戲墨

觀生居文稿

觀生居制藝

龍舟會雜劇

船山學報 第一卷 第五期 毅庵雜記

由右記觀之。則船山遺藁之藏於衡陽劉氏未之印行者。尙有授諸生講義近思錄評釋莊子衍淮南子解呂覽釋相宗絡索三藏法師八識規矩論贊搔首問大行錄九戲墨觀生居文彙觀生居制藝十二種。雖其所述宏纖不同。要其爲先覺大儒精神之所寓。則一也。劉氏竭力護持二百餘載。父詔子述。永矢弗諼。固船山之功臣。亦儒林之嘉話。謹識於此。以俟後之人。

處世

釋文引此書七條

范氏擬周易說八卷

隋志引七錄列于寶前。蓋晉人也。隋志又有范氏周易論四卷。范氏周易音一卷。疑同出一人。

桓玄周易繫辭注二卷

釋文八卦相盪。桓玄盪動也。議之陸姚桓玄荀柔之作儀之。曰人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作仁。

汲冢書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武帝紀咸寧

五年。汲冢人不準掘魏襄王家。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祕府。按束皙傳云。哲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故並著其目。又王接傳云。時祕書丞衛恆考正汲冢書。未

訖而遭難。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議。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哲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咸以為當。今各家難釋俱不傳。特附著

於此。杜元凱春秋後序云。汲冢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象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書佐入晉曰汲冢所得皆古

汲冢師春一卷。新唐書劉知幾傳子觀嘗以師春一為錄

杜元凱春秋後序云。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宋志著錄入春秋類書類。

謝沈尚書注十五卷。錄一卷。前部部

李頤集解尚書十一卷。字長林。李充子。東晉。郡太守。康

舊唐志作集注。釋文作李頤注。書太誓正義曰。李頤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頤何由為此言。陳壽祺左海文集曰。世語注卷一引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宋書禮志晉書禮志通典吉禮凶禮皆載孔安國論議。李長林宜與同時。故得引其說。穎達誤以為漢之孔臨淮也。

范寧古文尚書注十卷。古文尚書舜典一卷。張華太守

釋文作集解。國朝馬國翰玉函山房集佚書。此書得十二節。今案玉篇原本工字下引書垂洩共工。范寧曰。主百工匠之官。謂司空也。飶字下引尚書序。彙飶范寧集解曰。彙勞也。飶賜也。勞賜也。賜下士故曰彙飶也。皆馬所未見。蘇琳大藏音義卷六尚書惟刑

徐邈古文尚書音一卷。

馬國翰從釋文集韻六經正誤等書輯錄一卷。其音有胤征太甲說命諸篇。蓋至范徐信
偽古文而其書遂盛傳南北矣。

李軌尙書音。

隋志尙書音五卷。鄭玄李軌徐邈等撰。

孔晁尙書義問三卷。五經博士

隋志尙書義問三卷。鄭玄王肅及孔晁撰。

李頤尙書新釋二卷。尙書要略二卷。

尙書序仲丁遷於囂。正義曰。李頤云囂在陳留浚儀縣。

伊說尙書義疏四卷。樂安王友

舊唐志作尙書釋義。

徐邈尙書逸篇注三卷。

見新唐志。

李充尙書注。

本傳。

汲冢書雜書十九篇。曹佐照曰汲冢所得皆古書也。入晉志似未為宜。

事詳束皙傳。

尙書序盤庚上正義將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居寧著子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尙書云將治宅股是與古文不同也。

續咸汲冢古文釋十卷。

本傳。史記正義云。晉咸寧五年。汲郡汲縣發魏襄王冢。得古書冊七十五卷。趙明誠金石錄卷二十云。晉太公碑。其略云。大晉受命。四海一統。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今以晉書武帝紀考之。云咸寧五年。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祕府。與碑年月不同。荀勗校穆天子傳。亦云。太康二年。與碑合。可正晉史之誤。其曰。小篆書亦謬也。既在秦坑儒八十六歲之前。是時安得有。小篆乎。例春秋後序曰。太康元年。吳郡汲縣平余遷襄陽。乃修成者。春秋釋文。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據此。則杜元凱親見之。廢書推尋。不能盡小篆也。

梅賾奏上古文尙書孔安國傳十四卷。

土付

系編

科學

第二卷第八期要目

插圖 含勒像 裝置自動灑水器之試驗

科學之分類.....	唐	鏡
絕對溫度.....	孫	學
電位.....	胡	剛
防火篇.....	楊	銓
煤烟之四害.....	趙	元
地理與文化之關係.....	竺	可
海洋之研究.....	陳	奕
說蚌.....	秉	志
近世化學家列傳(含勒).....	任	鴻

雜俎 摩耳斯 代桑艸之發見 奇數
空氣之功用 辟聲之空
答問四五六七

每册二角八分 全年二圓八角

總發行所 上海靜安寺路五十一號中國科學社

代售處 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國語

自民國四年一月一日起
至四月一日止

船山學報附編之一

益陽曹明毅編

接第四期

青島戰事既定。中日交涉以起。干與稅關。抗議撤兵不已。又從而提出要求條件。迫守秘密。迄五月始得解決。此直可謂片。面。祕。密。交。涉。時。期。也。故所採取於茲較詳。凡軍國錄重較

詳者標揭編首以示裁別以清要領後做此

一月一日令教育部厲行國民教育。

授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梁敦彥、楊士琦、錢能訓、孫寶琦、朱啟鈐、周自齊、張謇、梁士詒、貢桑

諾爾布、章宗祥、湯化龍、周樹模、汪大燮等。上卿中卿少卿各有差。

二日授張弧以勳四位。

以鹽稅收入銳增特獎之。

七日令巡按使出巡。

國務卿飭各省通籌本年債務。

與英人協議西藏交涉。

英國駐京使館書記官巴登氏等。昨與我外交官協議西藏問題。我國要求撤除西藏委員。將由中英兩國直接談判。英國則要求將此協議會移至英京倫敦或印度卡魯卡達。

會議。

八日。與美人訂立解紛條約。

一、兩國共同組織一永久國際公會。

二、國際公會委員五人。中美兩國各推舉二人。其一人由中美兩國共同推舉一第三國之人任之。該委員即為該公會委員長。

三、兩國交涉。如因紛糾不能和平協商之時。即交該國際公會調查其事實之真相。在該公會未報告調查之結果以前。兩國決不能以武力用事。

四、該國際公會無拘束兩國行動之權力。兩國政府仍得自由行動。

九日。日人經營山東鐵道。

山東鐵道濟南車站。前由德人經手新築。旋因戰事影響。工事中。今日本決計再興此項工程。招人投標。

日人不允撤山東戰區軍隊。

十一日。子蔡法平張錦芳勳章有差。

十三日。財政部以稅款參案。請坐肅政史。

財政部呈復朋分稅款參案。有請坐陳肅政以妄言之咎等語。肅政史不悅。政府乃擬將

原呈發還另擬以息爭端。
日外務省以國際真相宣告國人。

日本政府對於支那外交問題一時大受批評。輿情非常激烈。外務省因將真相發表。說明不足視為重大事件。大眾態度始稍平靜。然一般輿論謂仍須視中國之態度如何。
東京

電凡非京電及最可
消息均注明出處可

日人爲我開內閣會議。

日本政府因中國問題日前特開內閣會議。此次閣議聞尙和平。可無釀成外交上重大事件之慮。惟撤兵一節。中國如果固執其所主張。則恐成爲國際之新關係。然日政府確信中國終能諒日本之真意。出其穩和態度。故此閣議不過協議關於青島稅關關員問題而已。
東京

十六日。日人將要我解決積案。

日人報電稱其政府決將中日積案。飭日置益使速與中國解決。

十七日。俄蒙訂鐵路電信協約。

俄蒙訂立鐵路電信協約。中國政府以其違背中俄協約。提出抗議。俄國政府則以關於蒙古外交問題。固應與中政府協議。惟此鐵路電信。係屬內政範圍。並非外交問題。故已

不受中國之抗議。聞自恰克圖至庫倫之鐵路並電信工事。現已非常進步。東京電

財政部傳令褒獎交通銀行。以交通銀行勸募內國公債。承售票額六百三十三萬餘圓。逾全額四分之一。故也。

二十日。日人宣言與我確定國際關係。

東方通信社云。中日兩國政府以欲達東洋和平之目的。必須確定國際之關係。故已決在北京開始交涉。日本輿論對於此事。極為穩健。惟以中國之於東洋。將來能否荷此重任。甚為注意。

二十二日。日使提出要求條件於我政府。

二十四日。大總統國務卿以論孟加入小學。刪改教育部議定計畫。令其照辦。

二十七日。萬國禁煙會長丁義華電徵各省巡按使都統禁煙成績。

電曰。上海報告多數外人見中國嚴禁鴉片。而租界土棧有六百六十六家。殊為抱愧。用是聯合提倡取締。惟土商以中國私賣私運未絕為口實。本年三月一號。乃工部局會議一年興革之事。各慈善家均欲提議禁煙。而土商反對。亦意中事。望將禁絕成績速寄北京敝會。以便提出工部局抗議。丁義華叩。此亦可徵萬國公是公非之天性矣。外人方引為愧。而我反有因以為利者。賢不肖之相去。不可以尋常計也。

三十日。追贈趙秉鈞爲上卿。宋教仁沈秉堃爲中卿。

二月二日。京師輿論界擬推代表以日本要求真相。質問外交部。

三日。外交部與日使開議交涉。政府仍守秘密。

英人字林電云。中日昨已開議交涉。其詳情未經宣布。第一次會議歷四小時之久。日本表明欲令中國全行依從要求之決心。且迫令中國承允逐日開議。中國僅肯每星期開會二次。昨鹽政處繳洋四百五十萬圓與政府。此可想見自日本持強硬態度後。人心惶惶。商業已大受影響。日本若仍如是堅持。則關稅亦將續減。參政院定明日開會。大約對於日本之要求。將有質問政府之舉。日昨主要軍官已開會議。總統代表勸令防堵兵士之激發怒情。

十七日日以要求條件通告其同盟國。

要求條件十一條大旨如下。

山東省一、關於德人以條約等在山東所得各種權利之讓渡事宜。爲將來德日所可協允者。中國應許可。二、中國不得藉端割讓或租借山東省或山東省之一部分。或山東海岸附近之任何島嶼。三、中國應給予日本建築鐵路。以使煙臺或龍口與膠濟鐵路相接之權。四、中國應在山東省續開商場。

南滿洲與東內蒙古。一、關東南滿及安奉鐵路條件租期之延長。二、日人有居住置地之權。三、中國應給予日本指定礦產之礦權。再中國如有鐵路讓與權給予任何他國。或向任何他國借款建築鐵路。或向任何他國借債以稅項爲抵押品。必先得日本之許可。四、中國如在政治上財政上或軍事上聘用顧問。必須先商諸日本。五、吉長鐵路之管理權與管轄權。應讓渡與日本。

中日協定大致以漢冶萍公司在便宜時。改爲中日合辦。又協定按照維持土地完全主義。中國不得割讓或租借中國沿海之任何口岸或海灣。或海岸附近之島嶼。

京津太晤士報云。日所通告各協約國。十一條與向中國提出之。二十一條性質懸殊。該訪員往詢日使館。則云華報所載過甚。詢至再三則默然。

日人。不以覺書通告其同盟國。

日人所要求者。除通告各國之十一款外。另有覺書即勅一件。則純關中國主權問題。條約與覺書同一効力。特其形式及其對於國內應否由議會通過不同。日此次僅將十一款通告。覺書則置之不題。

十八日。日使日置益以候訓令。停議交涉。

三月六日。日本派海軍兩分隊。魚雷艇一隊。開往福建。

七日。教育總長湯化龍力爭教育廳經費。

十一日。頒祀孔樂章。

十五日。日人增兵換防。

日本增兵約三萬人。一萬赴滿。一萬赴青。四千赴津。四千赴漢。日有力報紙稱係先期換防。有如中國交涉不諧。則即合兵對待。

十七日。日使允不增兵。

政府以增兵質問日使。答以此後決不增派。並不說明理由。而日報則云交涉起後。中國人心浮動。為維持以備萬一計。並非戰備。亦非催迫交涉。

美政府警告日人。

美政府照會日本。請遵守關於中國之各條約。維持中國土地之完全開放門戶政策等機會主義。

十八日。令各省取緝對日各種團體。

十九日。英使以本國訓令勸我讓步。

日使日置益傷足。停議交涉。

日使日置氏昨游行安定門。墜馬傷頭足。約一星期調治。交涉暫為停議。總統特派黃開

文曹汝霖前往慰問。

二十一日日以參贊小幡代日置益會議。

日人牒覆美政府。

略曰。日本對中國要求之中。附帶條件。並不侵犯列國在中國之機會。均等及領土之保全。並謂此大主義。日本帝國可以全力保證。

二十二日日兵來奉天濟南膠州。

濟南來日兵一大隊。陸礮八尊。關東都督府派武員多人赴各處察看戰備地點。又奉天車站來軍隊一旅。其由大連登岸者亦甚多。

廣東政界會議。弛禁番攤。

政界召集紳商會議。禦侮籌餉。國軍費不敷甚鉅。擬准番攤弛禁。

二十三日日又增兵奉天濟南膠州。

日兵千人。開抵濟南。且有步兵五百。馬兵一中隊。由日開抵坊子。奉天又來新兵三千。防衛車站。大連兵二三千。且大築營房。以備續抵大軍。其已來濟南者較原駐約加五倍。

外交代表赴日使館會議。

日使病未愈故也。

二十五日定期楊前會議。

日置益墜馬斷骨不良於行。自明日起。陸總長就日使楊前會議。

政事堂呈進關岳合祀樂譜。

本主題關壯繆侯岳忠武王。革前代大帝帝君之荒陋。祭期用春秋分後第一戊日。不曰上戊者。嫌近上下。元首親祭則稱大元帥某。遣官則副總統或參謀總長。陸軍總長。國慶日大閱。前一日告祭。出師旋師亦如之。

日兵擾山東。京師增兵防衛。

山東所駐日員。張揭示諭。令居民遵守。違者以軍法從事。濟南滿駐日軍。鐵路非經日員許可。地方官吏不得用之。日兵出游。驕態逼人。一若戰勝國人之在敵國。然官吏勸阻人。民勿與計較。殊覺爲難。政府已於京內外增兵防守。襲取北京之謀。當難實行。已。譯申電報

二十八日豁免山東戰綫內卽墨縣上年下忙地丁鹽稅。

中立國畫出戰區。各國皆無前例。惟日俄之戰。於東三省畫出戰區。上年日攻青島。犯我中立。顧全邦交。仍畫戰區。戰綫以內居民。橫罹災禍。故免徵錢糧以恤之。

三十日日兵入奉。張錫鑾請示辦法。

電曰。日兵三百名。十八日入奉城。另有千五百名。分布鐵路一帶。日司令謂有辛亥前例。

請示辦法。
外交部朋分賠償餘款。

日前外間盛傳外交部又有朋分損失賠償餘款之事。嗣經訪得該部以此次與外人交涉革命賠款核減直接損失。爭回間接損失。與議各員不無微勞。且開會期內各員一律不支夫馬。事後應略給津貼。遂擬定會員月給一百元。主任月給二百四十元。以與會七次作為一個月。與會不滿一月者不給。會期前後共延長十七個月。故會員有分得一千七百元之多者。惟此事曾呈奉總統批准。且原擬未將次長列入。聲明會長係次長兼任。未敢擅擬。嗣奉總統親批。次長每月津貼五百元。總計分去二萬餘元。要申報

三十一日日使以上海排日照會外交部。

日使日置益為上海人民排日照會外交部。嚴詞恫嚇。謂應由中政府擔負此事責任。政府答稱各省已以相當方法禁止排斥日本。近今上海之事。乃在上海工部局管轄地段內發現。故政府不能止之。惟已命上海交涉使與工部局會商辦法。以免續有此種不幸之舉動。

四月一日外交總長陸徵祥以交涉情形函告將軍巡按使。

鄰戒

自民國四年一月二日起至三月十九日止

船山學報附編之一
益陽曹明毅編

歐洲戰事蔓延。殺敵陷陣而外。其他要政。渺無聞見。上年十一月。土耳其於蘇彝士河東岸。設立砲臺。於是世界視綫。遂羣集於此河。迄今二月。英法聯軍合攻達達納爾。又轉而集此海峽戰爭已。故茲編於蘇彝士河及達達納爾海峽戰事為詳。其他戰事。係主要地點。及

例依國語

一月二日波斯青年黨人謀助土

波斯青年黨屢與土耳其青年黨員會商。迫令波斯政府助土敵俄。而九重之敵英。

華德日報曰。上年十一月。波斯苦爾敦族。嘗襲台不利市。俄守軍死者二千人。其領事亦

及於難。是時波斯人民。方組團體。布傳單。提倡宗教戰爭。亦擬加入戰局。但俟土耳其大

軍深入高加索。即發難爾。凡論著於戰事。雖未附錄。俾觀者易得其要。後做一切機

德將戈爾資如高加索。德文

五日。德軍攻陷白里西摩。

白里西摩。居維斯士拉河西偏。俄主要陣地鞏固砲臺也。德軍苦戰數日下之。俄軍死傷

甚衆。德文

八日。俄沉土艦於黑海。

俄巡艦一魚雷驅逐艦隊一。與土艦米特其地號遇於西洛浦逐之。沈其護送軍船。

電語透

十一日。英與美人解決戰禁品交涉。

十日。英外相葛雷復美政府曰。交戰國對於中立國之貿易。苟非為保全交戰國安寧。必須施行者。不應加以干涉。此種主義。英國亦表同情。一九一四年。美國輸往丹麥瑞典。腦威意大利貨品之額數。遠出一九一三年之上。惟輸往荷蘭者。兩年之數。大致相同。故英國察此種數額。不能信美國將有質問英國。拘送嫌疑貨品於捕虜品裁判所。是否正當之舉也。吾人為國家安寧計。故欲阻止中立國為敵國接濟之根據地。並截斷志在運往敵國之貨品。惟在正當中立貨品。英國則不干涉之。其牒文結束。謂英國願有協定辦法。庶錯誤可免。而中立國商人受損失時。亦可迅速賠償。至是美政府諸大員。謂英國覆文措詞頗為友善。並信日後兩國當可以同一性質。磋商此事。凡所有爭點。關於主義者。固可無須斤斤置辨。即關於事實上之必要者。亦可解決。至於銅斤一節。諸大員意以英當與交戰國毗連之中立國。訂立更有效力之辦法。英外相葛雷所舉商品出入數目各項中。有不實之處。美國務院將詳列數目以駁之。

電語透

十三日。土軍據太白里士。

太白里士波斯西北重要之城鎮。亞碩倍爾疆省首府也。電報

十六日。土軍與德軍謀攻埃及。

土軍已備運軍需於埃及邊境。土司令索援於君士坦丁。德司令請即進攻。以分歐洲英軍之力。電報

十七日。俄軍大敗土軍於加勞干。

加勞干之役。方大風雪。俄與土軍戰歷三日。俄軍以高加索土耳其斯坦聯隊及西比利亞哥塞克兵之奮武。乃獲全勝。土軍最後抵禦。以三面受敵不克。電報

土沈法海底潛艇薩非爾於達達納爾海峽。電報

二十三日。駐比德總督徵收產業稅。

德總督已於比境徵收產業稅。凡比國富人出境。而不於三月一日前回國者。皆須繳納此稅。其所定數目。較諸平常產業稅增至十倍。收入之款。半充比境各市政廳經費。半歸

德國。電報

二十四日。美人不從德奧阻止禁品貿易之請。

初。德人質問美國。意以偏袒協約國也。奧人亦表同情。白利安略曰。德奧似謂。美國負有義務。應阻止禁品貿易。使交戰國海軍力趨於平等。其實。美國不負此義務。美政府如此。

行動則為不中立而有偏袒之舉動。電路透

二十七日。土與英軍戰於蘇彝士河阿爾康太拉。電路透

三十一日。土以陸軍大臣特萊瑪爾為大元帥。帥軍進攻埃及。電路透

高加索土軍敗俄軍於哇爾蒂。電文

土軍入埃及。

土軍據加太拉。愛爾康東里北其前哨在白愛爾杜曷達。其地更近又一隊進抵米雅哈拉

白。比特湖東里一隊駐白馬白魯克。蘇彝士東紅海之上亦有土兵一小隊。電路透

二月三日。土軍敗於波斯亞碩倍爾疆省。倫敦

英人敗土軍於蘇彝士河。

土軍在土森近地渡蘇彝士河。英軍俟其攜築橋資料行近河濱。突起擊之。土軍大亂。電路透

華德日報曰。當土耳其與英宣戰時。所有利害。既統集於蘇彝士運河。故人多望為時不久。土即封鎖。是河可使英船不再駛行於此。茲乃往還船隻。一皆如舊。於是輿論一變。至謂土軍始終難抵。是河是皆不然。土軍之進逼運河。寂然緩行也。欲無危險。計出萬全耳。英人既於第一次戰鬪之後。已由希埤半島敗退。渡此運河。今雖亟亟增調軍隊。而未有

多利。至於蘇丹埃及等地。則早已。有種種消息。其暴亂之精神。尙大一俟。土耳其第一軍。至後。必再轟然爆發也。今土軍已出見於運河北之厄爾甘大拉。相距僅二十五英里。而麥雅喀拉浦。湖即苦之東。相距二十五英里處。亦同時有土斥埃隊出見。又蘇彝士附近之苦不立。亦有土軍。則可見土耳其有三縱隊。同時分途進攻。是河矣。而河北河南與其中。央皆有岌岌可危之勢焉。日前君士坦丁政府。允用土金二十萬鎊。以修麥喀拉下游支路。此路乃備大軍行經。埃及與亞拉伯半島分離處。一帶沙漠聯絡之需。又可爲人馬軍火等項。永久之後衛。一旦大功告成。其能逐除英在埃及之統治權。可斷言也。現今運河沿岸。偏地皆土耳其。其前哨。其不欲以一強勝之前驅。突然封禁。此航路者。意別有在也。

五日。土軍攻土索姆。

土攻土索姆。將以木筏渡蘇彝士河。英礮隊軍艦擊之。未果。電路透

俄分隊敗於亞特溫。土軍獲戰品甚夥。電德文

土人據波斯北部。

土國已接管波斯北部政務。通告波斯政府云。此乃暫時佔據。不日將以波斯親王駐太

白里士。照英俄訂約前辦理。電德文

六日。德海軍部宣布海軍戰區。

一、大不列顛及愛爾蘭周圍海面。英吉利海峽全部。自一九一五年二月八日起。作為戰區。如見敵國商船駛於區內。悉當毀之。即不能挽回船員搭客之危險。

二、中立國船隻在戰區內者。亦有危險。茲因英政府密命英船妄用中立旗號。且因海戰率出不意。故恐攻擊敵船時。波及中立國船隻。此為常不能免之事。

三、北海東部希特倫島周圍。及沿荷蘭海濱。至少三十英海里一帶。向北駛行之船隻。亦同此危險。電文

十七日。駐美德使牒陳交戰國商船計畫。

德使通牒。謂英國違背國際公法。希圖餓死德國平民。故德國宣告戰域。以為報復之計。德政府刻聞英國商船。已置武裝。並奉命聚集同行。以期擊沈德國潛艇。此種商船。已成軍艦。故搜查商船。已不復成爲問題。牒文中力請中立國船隻繞戰域外。蘇格蘭島而行。又謂德國擬在英島周圍海面。埋置水雷。牒文結尾。謂此牒並非爲答覆美國新近通牒之文。德國不久將交出覆文云。

德軍大敗俄人於東普魯斯。

英法軍艦封鎖布國杜台茄區口岸。以阻運往德奧糧食入口。電文

英法聯軍艦隊攻達達納爾海峽。

英艦隊內戰艦巡洋戰艦及魚雷驅逐艦與法國大艦隊全歸加登海軍中將指揮。轟擊達達納爾海峽南口。柯泊希爾斯及公加爾兩礮臺皆受轟擊。尋一戰艦部分奉命駛近礮臺擊之。峽口兩面礮臺乃開礮回擊。軍艦近攻者爲英國文勤斯康華里斯凱旋號塞夫倫號格洛葉號波凡特號。巡洋戰艦英佛勒錫泊爾號與阿格曼倫號於後助之。海峽歐洲方面礮臺不復回礮。其載運海軍水面飛機及天空飛機之波雅拉克號亦在戰區。申報雜評曰。土國加入戰局。後今其將入關係較重之時期歟。

二十六日。英艦隊復攻達達納爾海峽。英艦隊因天氣甚佳。復行轟擊達達納爾。始則遠擊。繼則近擊。所有峽口礮臺多被攻毀。

電路透

英海軍部宣告商船損失。

自十八日起。至二十四日止。德潛艇共擊沉英船七艘。各國三百噸以上之船隻。開至英國口岸者。共七百零八艘。開出者六百七十三艘。在二月二十四日以前。八星期中。船隻抵英者。共五千七百七十二艘。開出者五千五百零七艘。電路透

德文報曰。據利物浦合衆保險公司經理宣稱。英國於本年元月內。共失商船四十一艘。去年同時。共失二十二艘。可證德國。待英國商船之舉業已收效。又柏林鐵丹特報載。

稱倫敦洛伊特公司。已將兵險費自百分之二十五。漲至百分之五十。

二十七日。英法艦隊毀達達納爾峽礮臺。

二十八日。德軍追及俄軍於泊拉斯尼士。遇救而退。

格洛特洛西北之俄國新軍。昨曾前進。德軍回擊之。乃退。就擒者八百人。其在拉呂河哇斯特洛蘭加進攻者。亦已退走於哇沙維資。俄軍由南面進至泊拉斯尼士。及由東面進至是鎮北境西境者。兵力甚厚。德軍以衆寡不敵而退。電文

三月七日。英艦隊入薩洛斯灣。

英艦隊由伊里沙伯皇后號領首。昨復開戰。艦隊深入薩洛斯灣。繼復猛攻高地。土耳其排砲擊至無聲。土礮殊無準力。尙有英艦數艘。駛入達達納爾海峽。繼復轟擊內砲臺。透路

十五日。英國聯軍假希臘海島以攻達達納爾。希有違言。

聯軍艦隊以希臘海島爲攻擊達達納爾海峽扼要地。希人提出抗議。布國軍界以達達納爾防務鞏固。可保無虞。希臘如助英法攻此海峽。則布國未便坐視。電文

字林報曰。英國於著手轟擊達達納爾時。以爲希臘必聯合英法。出其陸軍相助。當時已與希臘前首相維納齊洛氏接洽一切。詎知希臘政界風雲倏起。內閣易人。英法部署已

定之大局。遂爲之推翻。此事極有關係。蓋近東戰事進行之利鈍。悉繫於希臘之進退也。英法既不獲希臘陸軍之助力。乃不得自行編制一師以攻土國。但統籌全局。另定方略。運兵輸械。在在需時。致使聯軍攻土不能及早收功。殊可惜也。

十六日。土人以達達納爾戰事開皇宮會議。

十九日。奧軍仍嚴防特蘭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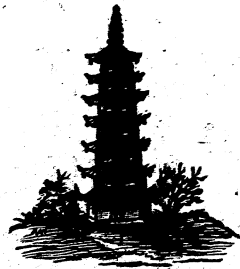
界奧處文

英法聯軍以艦隊擊拉洛斯及達達納爾砲臺敗績。

聯軍艦隊於轟擊拉洛斯及達達納爾砲臺時。法戰艦波凡特號中浮水雷沉沒。艦中炸裂。將士幾全溺斃。英戰艦無敵號大洋號亦觸浮水雷沉沒。法巡艦戈洛瓦斯號亦爲砲火擊損。前十日內。聯軍曾從事峽內掃除水雷。

字林報曰。海軍專家函論達達納爾海峽事。謂法戰艦波凡特號英戰艦無敵號與大洋號在達達納爾峽內觸浮雷而沈。足見艦隊攻入海峽之難。就公報局發出之消息觀之。十日來戰艦無日不從事於掃除水雷。似達達納爾之繫定水雷當已掃除殆盡。如峽內海面不如是之狹。峽內潮流不如是之急。則掃除水雷之事業可收全功。而駛近礮臺轟擊之戰艦斷不至有觸雷沈失之禍。惜峽內激湍奔湃。繫定水雷雖已掃除。然敵人仍能利用水勢。佈置浮雷海面。又狹於是。浮雷隨波逐浪。流至軍艦作戰之地。軍艦遂易遇害。

矣。三。艦。之。損。失。無。足。惋。惜。所。足。惜。者。惟。法。艦。波。凡。特。號。艦。員。之。損。失。耳。



廣告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
出版

定價表

◎面頁 底頁 加倍	之四	半面	一期	三期	六期	十二期
	一分	七	十二元	三十二元	六十二元	一百一十元
	四	元十	元十八	元三十二	元六十二	元一百一十
		元十	元十八	元三十二	元六十二	元一百一十



船山學報
第五期

費	郵	定	期數	
			本國	外國
日本	一角五分	四角	一期	一期
各	九角	二元二角	預定半年	預定全年
國	一元八角	四元	四元	四元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館分館

印刷者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者

長沙小吳門正街
湖南船山學社

編輯者

長沙小吳門正街
湖南船山學社

